



志第九

晉書十九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禮上

夫人含天地陰陽之靈有哀樂喜怒之情迺聖垂範
 以為民極節其驕淫以防其暴亂崇高天地虔敬鬼
 神列尊卑之序成夫婦之義然後為國為家可得而
 治也傳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若迺太一初分
 燧人鑽火志有暢於恭儉情不由乎玉帛而酌玄流
 於春澗之右焚封豕於秋林之外亦無得而闕焉軒
 頊依神唐虞稽古逮乎隆周其文大備或垂百官之

範置不刊之法或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皆所以弘宣
天意雕刻人理於代澆訛王風陵謝事睽光國禮亦
愆家趙簡子問太師以揖讓周旋之禮對曰蓋所謂
儀而非禮也天經地義之道自茲尤缺哀公十一年
孔子自衛反魯迹三代之典垂百王之訓時無明后
道曠不行若夫情尚分流隄防之仁是棄澆訛異術
洙泗之風斯泯是以漢文罷再菴之喪中興爲一郊
之祭隨時之義不其然歟而西京元鼎之辰中興永
平之日䟽壁流而延宛帶啓儒門而引諸生兩京之
盛於斯爲美及山魚登俎澤豕睽經傳樂恒委浮華

相尚而郊禋之制綱紀或存魏氏光宅憲章斯美王
肅高堂隆之徒博通前載三千條之禮十七篇之學
各以舊文增損當世豈所謂致君於堯舜之道焉世
屬雕墻時逢批政周因之典務多違俗而遺編殘無
猶有可觀者也景初元年營洛陽南委粟山以爲圓
立祀之日以始祖帝舜配房俎生魚陶樽玄酒非搢
紳爲之綱紀其孰能與於此者哉宣景戎旅未遑伊
制太康平吳九州共一禮經咸至樂器同歸於是齊
魯諸生各攜緇素武皇帝亦初平寇亂意先儀範其
吉禮也則三茅不翦日觀停瑄其凶禮也則深衣布

冠降席徹膳明乎一饗三益之義而教化行焉元皇
中興事多權道遣文鶴與不斷如髮是以常侍戴邈
詣闕上疏云方今天地更始萬物權輿蕩近世之流
弊創千齡之英範是故雙劍之節崇而飛白之俗成
揆琴之容飾而赴曲之和作其所以興起禮文勸帝
身先之也穆哀之後王猷漸替桓溫居揆政由已出
而有司或曜斯文增暉執事主威長謝臣道專行記
曰苟無其位不可以作禮樂豈斯之謂歟晉始則有
荀顛鄭冲裁成國典江左則有荀崧刀協損益朝儀
周官五禮吉凶軍賓嘉而古禮之大萬過祭祀故洪

範八政三曰祀祀者所以昭孝事祖通于神明者也
漢興承秦滅學之後制度多未能復古歷東西京四
百餘年故徃徃改變魏氏承漢末大亂舊章殄滅命
侍中王粲尚書衛覲草創朝儀及晉國建文帝又命
荀顛因魏代前事撰爲新禮參考今古更其節文羊
祜任愷庾峻應貞並共刊定成百六十五篇奏之太
康初尚書僕射朱整奏付尚書郎摯虞討論之虞表
所宜損增曰臣典校故太尉顛所撰五禮臣以爲夫
革命以垂統帝王之美事也隆禮以率教邦國之大
務也是以臣前表禮事稽留求速訖施行又以喪服

最多疑闕宜見補定又以今禮篇卷煩重宜隨類通
合事久不出懼見寢嘿盖冠婚祭會諸吉禮其制少
變至於喪服世之要用而特易失旨故子張疑高宗
諒陰三年子思不聽其子服出母子游謂異父昆弟
大功而子夏謂之齊衰及孔子没而門人疑於所服
此等皆明達習禮仰讀周典俯師仲尼漸漬聖訓講
肄積年及遇喪事猶尚若此明喪禮易惑不可不詳
也況自此已來篇章焚散去聖弥遠喪制詭譎固其
宜矣是以喪服一卷卷不盈握而爭說紛然三年之
喪鄭云二十七月王云二十五月改葬之服鄭云服

總三月王云葬訖而除繼母出嫁鄭云皆服王云從
乎繼寄育乃爲之服無服之殤鄭云子生一月哭之
一日王云以哭之日易服之月如此者甚衆喪服本
文省畧必待注解事義迺彰其傳說差詳世稱子夏
所作稱王祖經宗傳而各有異同天下並疑莫知所
定而顛直書古經文而已盡除子夏傳及先儒注說
其事不可得行及其行事故當還頌異說一彼一此
非所以定制也臣以爲今宜叅采禮記畧取傳說補
其未備一其殊義可依準王景侯所撰喪服變除使
類統明正以斷疑爭然後制無二門咸同所由又有

此禮當班於天下不宜繁多顛爲百六十五篇篇爲一卷合十五餘萬言臣猶謂卷多文煩類皆重出案尚書堯典祀山川之禮惟於東嶽備稱牲幣之數陳所用之儀其餘則但曰如初周禮祀天地五帝享先王其事同者皆曰亦如之文約而義舉今禮儀事同而名異者輒別爲篇卷煩而不典皆宜省文通事隨類合之事有不同乃列其異如此所減三分之一虞討論新禮訖以元康元年上之所陳惟明堂五帝二社六宗及吉凶王公制度凡十五篇有詔可其議後虞與傅咸續續其事竟未成功中原覆沒虞之決疑

注是其遺事也逮于江左僕射刁協太常荀崧補緝舊文光祿大夫蔡謨又踵修其事云

魏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帝以配天宗祀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於是時二漢郊禋之制具存魏所損益可知

四年八月天子東巡過繁昌使執金吾臧霸行太尉事以特牛祠受禪壇

景初元年十月乙卯始營洛陽南委粟山爲園丘詔曰昔漢氏之初承秦滅學之後採撫殘缺以脩郊祀自甘泉后土雍宮五峙神祇兆位多不經見並以興

廢無常一彼一此四百餘年廢無禘禮古代之所更
立者遂有闕焉曹氏世系出自有虞氏今祀圜丘以
始祖帝舜配號圜丘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
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
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祇以武宣皇后配宗
祀皇考高祖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十二月壬子
冬至始祀皇皇帝天子圜丘以始祖有虞帝舜配自
正始以後終魏世不復郊祀

魏元帝咸熙二年十二月甲子持節侍中太保鄭冲
兼太尉司隸校尉李喜奉皇帝璽綬策書禪位于晉

景寅武皇帝設壇場于南郊柴燎告類于上帝是時
尚未有祖配泰始二年正月詔曰有司前奏郊祀權
用魏禮朕不慮改作之難令便爲永制衆議紛互遂
不時定不得以時供饗神祇配以祖考日夕難企貶
食忘安其便郊祀時羣臣又議五帝卽天地王氣時
異故殊其號雖名有五其實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
帝之坐五郊改五精之號皆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
坐而已地郊又除先后配祀帝悉從之二月丁丑郊
祀宣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是
年十一月有司又議奏古者丘郊不異宜并圓丘方

丘於南北郊更修立壇兆其二至之祀合於二郊帝
又從之一如宣帝所用王肅議也是月庚寅冬至帝
親祠圓丘於南郊自是後圓丘方澤不別立
太康三年正月帝親郊祀皇太子皇子悉侍祠十年
十月又詔曰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
堂以配上帝而周官云祀天旅上帝又曰祀地旅四
望望非地則明堂上帝不得爲天地往者衆議除明
堂五帝位考之禮文不正且詩序曰文武之功起於
后稷故推以配天焉宣帝以神武創業旣已配天復
以先帝配天於義亦所不安其復明堂及南郊五帝

位愍帝都長安未及立郊廟而敗元帝渡江太興二
年始議立郊祀儀尚書令刁協國子祭酒杜夷議宜
須旋都洛邑乃脩之司徒荀組據漢獻帝都許即便
立郊自宜於此脩奉驃騎王導僕射荀崧太常華恒
中書侍郎庾亮皆同組議事遂施行立南郊於巳地
其制度皆太常賀循所定多依漢及晉初之儀三月
辛卯帝親郊祀饗配之禮一依武帝始郊故事是時
尚未立北壇地祇衆神共在天郊

明帝太寧三年七月始詔立北郊未及建而帝崩及
成帝咸和八年正月追述前旨於覆舟山南立之天

郊則五帝之佐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文昌北斗三台
司命軒轅后土太一天一太微勾陳北極兩師雷電
司空風伯老人凡六十二神也地郊則五嶽四望四
海四瀆三湖五帝之佐沂山嶽山白山霍山醫無閭
山蔣山松江會稽山錢唐江先農凡四十四神也江
南諸小山蓋江左所立猶如漢西京關中小水皆有
祭秩也是月辛未祀北郊如以宣穆張皇后配地魏
氏故事非晉舊也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將北郊有疑議太常顧和表泰
始中合二至之禮於二郊北郊之月古無明文或以
夏至或同用陽漢光武正月辛未始建北郊此則與
南郊同月及中興草創百度從簡合七郊於一立憲
章未備權用斯禮蓋時宜也至咸和中議別幸北郊
同用正月魏承後漢正月祭天以地配時高堂隆等
以爲禮祭天不以地配而稱周禮三王之郊一用夏
正於是從和議是月辛未南郊辛巳北郊帝皆親奉
安帝元興三年劉裕討桓玄走之巳郊告義功于南
郊是年帝蒙塵江度未反其明年應郊朝議以爲宜
依周禮宗伯攝職三公行事尚書左丞王納之獨曰
既殯郊祀自是天子當陽有君存焉稟命而行何

所辯也齊之與否豈如今日之比乎議者又云
今宜郊故是承制所得令三公行事又郊天極
尊惟一而已故非天子不祀也庶人以上莫蒸
嘗嫡子居外介子執事未有不親受命而可祭
天者納之又曰武皇受禪用二月郊元帝中興
以三月郊今郊時未過日月望輿駕無爲欲速
而使皇輿旋反更更不得親奉也於是從納之
議

郊廟牲幣璧玉之色雖有成文秦世多以騂駒漢則
但云犢未辯其色江左南北郊同用玄牲明堂廟社

同以赤牲禮有事告祖禰宜社之文未有告郊之典
也漢儀天子之喪使太尉告謚于南郊他無聞焉

魏文帝黃初四年七月帝將東巡以大軍當出使太
常以一特牛告祠南郊及文帝崩太尉鍾繇告謚南
郊皆是有事於郊也江左則廢

禮春分祀朝日於東秋分祀夕月於西漢武帝郊春
時平旦出竹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既郊日月
又不在東西郊也後遂旦夕常拜故魏文帝詔曰漢
氏不祭日於東郊而旦夕常於下東面拜日月
漢以家人之事非事天神之道也

黃初二年正月乙亥祀朝日于東郊之外又遣禮二分之義

魏明帝太和元年二月丁亥祀朝日于東郊八月己丑祀夕月于西郊始得古禮又武帝太康二年有司奏春分依舊請車駕祀朝日矣温未適可不親出望曰禮儀宜有常若如所奏與故太尉所撰不同復為無定制也間者方難未平故每從所奏今戎事稍息惟此為大按此詔帝復為親祀朝日也此後廢禮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魏文帝即位用漢明堂而未有配

明帝太和元年始宗祀文帝於明堂齊王亦行其禮晉初以文帝配後復以宣帝尋復還以文帝配其餘無所變蓋是則郊與明堂同配異配參差不同矣華虞議以為漢魏故事明堂祀五帝之神新禮五帝即上帝即天帝也明堂除五帝之位惟祭上帝按仲尼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周禮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望非地則上帝非天斷可識矣郊丘之祀掃地而祭牲用蠶粟器用陶器事反其始故配以遠祖明堂之祭備物以為三牲並陳禮豆成列禮同人理故配以近考郊堂地位居於其

禮牲牢品物質文殊趣且祖考同配非謂尊嚴之美
三日再祀非謂不黷之義其非一神亦是明矣昔在
上古生為明王沒則配五行故太昊配木神農配火
少昊配金顓頊配水黃帝配土此五帝者配天之神
同地之於四郊報之於明堂祀天大裘而冕五帝亦
知之或以為五精之帝佐天育物者也前代相因莫
之或廢晉初始從異議庚午詔書明堂及南郊除五
帝之位惟祀天神新禮奉而用之前太醫令韓楊上
書宣如舊祀五帝太康十年詔已施用宜定新禮明
堂及郊祀五帝如舊詔從之江左以後未遑修禮

淳儀太史每歲上其年歷先立春立夏大暑立秋
立冬常讀五時令皇帝而服各隨五時之色帝升
御坐尚書令以下就席位尚書三公即以令置按上
奉以入就席伏讀訖賜酒一卮魏氏常行其禮魏明
帝景初元年通事白曰前後但見讀春夏秋冬四
時令至於服黃之時獨闕不讀今不解其故散騎常
侍領太史令高堂隆以為黃於五行中央土也王四
季各十八日土生於火故用事之末服黃三季則
否其令則隨四時不以五行為令也是以服黃無
今斯則魏氏不讀大暑令也及晉受命亦有其制

傳成云立秋一日白路光於紫庭白旂陳於玉階然則其日旂路皆白也

成帝咸和五年六月丁未有司奏讀秋令兼侍中散騎常侍荀爽兼黃門侍郎散騎侍郎曹宇駿曰尚書三公曹奏讀秋令儀法舊典未備臣等奏議光祿大夫臣華恒議武皇帝以秋夏感暑常闕不讀今在春久未廢也夫先王所以順時讀今者蓋後而奉天時正服尊嚴之所重今服章多闕加此熱隆赫巨等謂可如恒議依故事闕如不讀詔可六年三月有司奏今月十六日立夏今正服漸備四時

雖令是祗述天和隆殺之道謂今故宜讀夏今漢禮孟春之月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泰畤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至春滅學其禮久廢漢文帝之後始行斯典魏之三祖亦皆親耕籍田及武帝泰始四年有司奏耕祠先農可令有司行事詔曰夫國之大事在祀與農是以古之聖王躬耕帝籍以供郊廟之粢盛且以訓化天下近世以來耕籍止於數步之中空有慕古之名曾無供祀訓農之實而有百官車徒之費今修千畝之制當與群公卿士躬稼穡之艱難以率先天下王者詳具

其制下河南處田地於東郊之南洛水之北若無官
田隨宜便換而不得侵人也於是乘輿御木輅以耕
以太守祀先農自惠帝之後其事便廢

江左元帝將脩耕籍尚書符問籍田至尊應躬祠
先農不質循答漢儀無正尊應自祭之文然則
周禮王者祭四望則禘是祭社稷五祀則禘冕以此
不為無親祭之義也宜立兩儀注賀循等所上儀注
又未詳允事竟不行後哀帝復欲行其典亦不能遂
漢儀縣邑常以乙巳祠先農乃耕於乙地以景戌日
祠風伯於戌地以巳丑日祠雨師於丑地牲用羊豕

立春之日皆青幡情迎春于東郊外野中迎春至自
野中出則迎拜之而還弗祭三時不迎

魏氏雖天子耕籍藩鎮闕諸侯百畝之禮及武帝未
有司奏古諸侯耕籍田百畝躬執耒以奉社稷宗廟
以勸率農功今諸王臨國宜依修耕籍之義然竟未
施行

周禮王后帥內外命婦享先蠶於北郊漢儀皇后親
祭東郊苑中蠶室祭蠶神曰苑窳婦人寓氏公主祠
用少牢

魏文帝黃初七年正月命中宮蠶于北郊依周典也

及武帝太康六年散騎常侍華嶠奏先王之制天子
諸侯親耕籍田千畝后夫人躬蠶桑宮今陛下以聖
明至仁修先王之緒皇后體資生之德合配乾之義
而坤道未光蠶禮尚缺以為宜依古式備斯盛典詔
曰昔天子親籍以供粢盛后夫人躬蠶以備祭服所
以聿遵孝敬明教示訓也今籍田有制而蠶禮不修
由中間務多未暇崇備今天下無事宜修禮以示四
海其詳依古典及近代故事以參今宜明年施行於
是蠶於西郊蓋與籍田對其方也乃使侍中成粢草
定其儀先蠶壇高一丈方二丈為四出陛陛廣五尺

准皇后採桑壇東南惟宮外門之外而東南去惟宮
十丈在蠶室西南桑林在其東取列侯妻六人為蠶
母蠶將生擇吉日皇后著十二筭步搖依漢魏故事
衣青衣乘油畫雲母安車駕六馮馬女尚書著貂蟬
佩璽陪乘載筐鉤公主二夫人九嬪世婦諸太妃太
夫人及縣鄉君郡公侯特進夫人外世婦命婦皆步
搖衣青各載筐鉤從蠶先桑二日蠶宮生蠶者薄上
桑日皇后未到太祝令質明以一太牢告祠謁者一
人監祠祠畢撤饌班餘胙於從桑及奉祠者皇后至
西郊泮壇公主以下祔列壇東皇后東面躬桑採三

修諸妃公主各採五修縣鄉君以下各採九修悉以
桑授蠶母還蠶室事訖皇后還便坐公主以下乃就
位設饗宴賜絹各有差

前漢但置官社而無官稷王莽置官稷後復省故漢
至魏但太社有稷而官社無稷故常二社一稷也

晉初仍魏無所增損至太康九年改建宗廟而社稷
祠壇與廟俱徙乃詔曰社實一神其并二社之祀於
是車騎司馬傅咸表曰祭法王社太社各有其義天
子尊事宗廟故冕而躬耕躬耕也者所以重孝享之
案盛親耕故自報自為立社者為籍田而報者也國

以人為本人以穀為命故又為百姓立社而析報焉
事異報殊此社之所以有二也王景侯之論王社亦
謂春祈籍田秋而報之也其論太社則曰王者布下
圻內為百姓立之謂之太社不自立之於京都也景
侯此論據祭法祭法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景
侯解曰今之里社是也景侯解祭法則以置社為人
間之社矣而別論復以太社為人間之社未曉此旨
也太社天子為百姓而祀故稱天子社郊特牲曰天
子太社必受霜露風雨以羣姓之衆王者通為立社
故稱太社也若夫置社其數不一蓋以里所為名左

氏傳盟于清丘之社是衆庶之社既已不稱太矣若復不立之京師當安所立乎祭法又曰王為羣姓立七祀王自為立七祀言自為者自為而祀也為羣姓者為羣姓而祀也太社與七祀其文正等說者窮此因云墳籍但有五祀無七祀也按祭五祀國之大祀七者小祀周禮所云祭凡小祀則墨寃之屬也景侯解大厲曰如周社鬼有所歸乃不為厲今云無二社者稱景侯祭法不謂無二則曰口傳無其文也夫以景侯之明擬議而後為解而欲以口論除明文如此非但二社當見思惟景侯之解亦未易除也前被勅

尚書召誥乃社于新邑惟二太牢不二社之明義也按郊特牲曰社稷太牢必稷一牢之文以明社之無二明稷無牲矣說者曰舉社則稷可知苟可舉社以明稷何獨不舉一以明二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若有二而除之不若過而存之況存之有義而除之無據乎周禮封人掌設社遺無稷字今帝社無稷蓋出於此然國主社稷故經傳動稱社稷周禮王祭社稷則絺冕此王社有稷之文也封人所掌墳之無稷字說者以為略文從可知也謂宜仍舊立二社而加立帝社之稷時成槩議稷景侯論太社不立京都欲破鄭氏學咸重表以為如祭法

之論景侯之辭文以此壞大雅云乃立家土毛公辭曰
家土大社也景侯辭詩即用此說禹貢惟土五色景侯
辭曰王者取五色土為大社封四方諸侯各置其方色
王者覆四方也如此太社復為立京都也不知此論何
後而出而與辭乖上遠經記明文下壞景侯之辭臣雖
頑蔽少長學問不能默已謹復續上劉寔與咸議同謂
曰社稷一神而相襲二位眾議不同何必改作其便仍
舊一如舊制其後景侯以為臣按祭法王為羣姓立
社曰太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周禮天司徒設其社稷之壇又
曰以血祭社稷則太社也又曰對人掌設王之社壇

又有軍旅宜乎社則王社也太社為羣姓祈報祈報
有時主不可廢故凡被社釁鼓主奉以從是也此皆
二社之明文前代之所尊以尚書召誥社于新邑三
牲各文詩稱乃立家土無兩社之文故廢帝社惟立
太社詩書所稱各指一事又皆在公旦制作之前未
可以易周禮之明典祭法之正義前改建廟社營一
社之處朝議斐然執古匡今世祖武皇帝躬發明詔
定二社之義以為永制宜定新禮後二社詔從之至
元帝建武元帝又依洛京立三社一稷其太社之祝
曰地德普施惠存無疆乃建太社保佑萬邦悠悠四

海咸賴嘉祥其帝社之祝曰坤德厚載邦畿是保乃
建帝社以神地道明祀惟辰景福來造

漢儀每月旦太史上其月歷有司侍郎尚書見讀其
令奉行其正朔前後二日牽牛酒至社下故以祭日
日有變割羊以祠社用救日變執事者長冠衣絳領
袖緣中衣絳緣以行禮如故事日晉受命日月將交
會太史乃上合朔尚書先事三日宣攝內外戒嚴摯
虞決疑曰凡救日蝕者者赤幘以助陽也日將蝕天
子素服避正殿內外嚴警太史登靈臺伺候日變便
伐鼓於門聞鼓音侍從官者赤幘帶劍入侍三臺令

史以上皆各持劍立其戶前衛尉知殿門繞宮伺察
守備周而復始亦伐鼓於社用周禮也又以赤絲為
繩以繫社祝史陳辭以責之勾龍之神天子之上公
故陳辭以責之日復常乃罷

漢建安中將正會而太史上言正旦當日蝕朝士疑
會否共諮尚書令荀彧時廣平計吏劉劭在坐曰梓
慎禪竈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諸侯旅見天
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垂制不
為變異豫廢朝禮者或灾消異伏或推術謬誤也或
及衆人咸善而從之遂朝會如舊日一不蝕劭由此

顯名至武帝咸寧三年四年並以正旦合朔却元會
改魏故事也

元帝太興元年四月合朔中書侍郎孔愉奏曰春秋
日有蝕之天子伐鼓于社攻諸陰也諸侯伐鼓于朝
臣自攻也按尚書符若日之有變便擊鼓於諸門有
違舊典詔曰所陳有正義輒勅外改之至康帝建元
元年太史上元日合朔後復疑應却會與否庾冰輔
政爲劉劭議以示八坐十時有謂劭爲不得禮意荀
彧從之是勝人之一失故蔡謨遂著議非之曰劭論
災消伏又以梓慎禮猶有錯失太史上言亦不

心審其理誠然也而云聖人垂制不爲變異豫廢朝
禮此則謬矣災祥之發所以譴告人君王者之所重
誠故素服廢樂退避正寢百官降物用幣伐鼓躬親
而救之夫敬誠之事與其疑而廢之寧慎而行之故
孔子老聃助葬於巷黨以表不見星而行故日蝕而
止桓曰安知其不見星也而劭廢之是棄聖賢之成
規也魯桓公壬申有災而以乙亥嘗祭春秋譏之災
事既過猶追懼未已故廢宗廟之祭况聞天青將至
行慶樂之會於禮乖矣禮記所云諸侯入門不得終
禮者謂日官不豫言諸侯入見蝕乃知耳非先聞當

蝕而朝會不廢也引此可謂失其義旨劉劭所執者禮記也夫子老聃巷黨之事亦禮記所言復遠而反之進退無據然苟令所言漢朝所從遂使此言至今見稱莫知其誤矣後君子將擬以為式故正之云爾於是冰從衆議遂以却會至永和中殷浩輔政又欲從劉劭議不却會王彪之據咸寧建元故事又曰禮云諸侯旅見天子不得絳禮而廢者四自謂卒暴有之非為先存其事而僥倖史官推術繆錯故不豫廢朝禮也於是又從彪之議

尚書禋于六宗諸儒互說徃徃不同王莽以易六子

遂立六宗祠魏明帝時疑其事以問王肅亦以為易六子故不廢及晉受命司馬彪等表六宗之祀不應特立新禮於是遂罷其祀其後摯虞奏之又以為按舜受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則六宗非上帝之神又非山川之靈也周禮肆師職曰用牲于社宗黨王職曰春秋祭柴亦如之肆師之宗與社並列則班與社同也黨正之宗文不繫社則神與社異也周之命祀莫重郊社宗同於社則貴神明矣又月令孟冬祈于天宗則周禮祭月令天宗六宗之神也漢光武即位高邑依虞書禋于六宗安帝元初中立祀

乾位禮同太社魏氏因之至景初二年大議其神朝
士紛紛各有所執惟散騎常侍劉劭以為萬物負陰
而抱陽冲氣以為和六宗者太極冲和之氣為六氣
之宗者也虞書謂之六宗周書謂之天宗是時考論
異同而後其議漢魏相仍著為貴祀凡崇祀百神放
而不致有其興之則莫敢廢之宜定新禮禮六宗如
舊詔從之

禮王為群姓立七祀曰司命中霤國門國行太厲戶
竈仲春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祀高禘毛詩絲衣篇高
子曰靈星之尸漢興高帝亦立靈星祠及武帝以李
少君故始祠竈及生戾太子始立高禘漢儀云國家
亦有五祀有司行事其禮頗輕於社稷則亦存其典
矣又云常以仲春之月立高禘祠于城南祀以特牲
又是月也祠老人星于國都南遂郊老人星廟立夏
祭竈季秋祠心星于城南壇心星廟元康時洛陽猶
有高禘壇百姓祠其旁或謂之落星是後諸祀無聞
江左以來不立七祀靈星則配饗南郊不復特置焉
左氏傳龍見而雩經典尚矣漢儀自立春至立夏盡
立秋郡國尚旱郡縣各掃除社稷其旱也公卿官長
以次行雩禮求雨閉諸陽衣皂興土龍立土人舞僮

二佾七日一變如故事

武帝咸寧二年春分久旱四月丁巳詔曰諸旱處廣加祈請五月庚午始祈雨于社稷山川六月戊子獲澍雨此雩之舊典也

太康三年四月十年二月又如之其雨多則崇祭赤幘朱衣閉諸陰朱索縈社伐朱鼓焉

周禮王者祭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伯雨師社稷五土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兆四類四望亦如之

魏文帝黃初二年六月庚子初禮五嶽四瀆咸秩羣祀陸沉珪璧六年七月帝以舟軍入淮九月壬戌遣使者沉璧于淮

魏明帝太和四年八月帝東巡遣使者以特牛祠中嶽

魏元帝咸熙元年行幸長安使使者以璧幣禮祠華山及穆帝升平中何琦論備五嶽祠曰唐虞之制天子五載一巡狩順時之方柴燎五嶽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故曰因名山川升中于天所以昭告神祇饗報功德是以災厲不作而風雨寒暑以時降及三代年數雖殊而其禮不易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著在經

記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及秦漢都西京涇渭長
水雖不在祀典以近咸陽故盡得比大川之祠而正
立之祀可以闕哉自永嘉之亂神州傾覆茲事替矣
惟灋之天柱在王略之內也舊臺選百戶吏卒以奉
其職中興之際未有官守廬江郡常遣太史無假四
時禱賽春釋寒而冬請冰咸和迄今又復隳替計今
非典之祠可謂非一考其正名則淫昏之鬼推其糜
費則百姓之蠹而山川大神更爲簡缺禮俗頽紊人
神雜擾公私奔惑漸以繁滋良由頃國家多難日不
暇給草建廢滯事有未遑今元愍已殲宜修舊典嶽
瀆之域風教所被來蘇之衆咸蒙德澤而神明裡祀
未之或甄巡狩柴燎其廢尚矣崇明前典將俟皇輿
北旋稽古憲章大釐制度俎豆牲牢祝嘏大辭舊章
靡記可令禮官作式歸諸誠簡以達明德馨香如斯
而已其諸祿孽可粗依法令先去其甚俾邪正不黷
時不見省

昔武王入殷未及下車而封先代之後蓋追思其德
也孔子以大聖而終於陪臣未有封爵至漢元帝孔
霸以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奉孔子後

魏文帝黃初二年正月詔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邑

百戶奉孔子祀令魯郡脩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及武帝泰始三年十一月改宗聖侯孔震為奉聖亭侯又詔太學及魯國四時脩三牲以祀孔子明帝太寧三年詔給奉聖亭侯孔亭四時祠孔子祭宜如泰始故事

禮始立學必先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用幣漢世雖立學斯禮無聞魏齊王正始二年二月帝講論語通五年正月講尚書通七年十二月講禮記通並使太常釋奠以太牢祠孔子於辟雍以顏回配武帝泰始七年皇太子講孝經通咸寧三年講詩通

太康三年講禮記通惠帝元康三年皇太子講論語通元帝太興二年皇太子講論語通太子並親釋奠以太牢祠孔子以顏回配成帝咸康元年帝講詩通穆帝升平元年三月帝講孝經通孝武寧康三年七月帝講孝經通並釋奠如故事穆帝孝武並權以中堂為太學故事祀臯陶於廷尉寺新禮移祀於律署以同祭先聖於太學也故事祀以社日新禮改以孟秋之月以應秋政摯虞以為按虞書臯陶作士師惟明克允國重其功人思其當是以獄官禮其神繫者致其祭功

在斷獄之成不在律令之始也太學之設義重太常故祭于太學是崇聖而從重也律署之置卑於廷尉移祀於署是去重而就輕也律非正署廢興無常宜如舊祀於廷尉又祭用仲春義取重生改用孟秋以應刑殺理未足以相易宜定新禮皆如舊制可

歲旦常設葦艾桃梗磔雞於宮及百寺之門以禳思氣按漢儀則仲夏設之有桃印無磔雞及魏明帝大修禳禮故何晏禳祭議雞特牲拱禳釁之事磔雞宜起於魏印本漢制所以輔卯金又宜魏所除也且未詳改仲夏在歲旦之所起耳

魏明帝青龍元年詔郡國山川不在祀典勿立祠武帝泰始元年十二身詔曰昔聖帝明王脩五嶽四瀆名山川澤各有定制所以報陰陽之功故也然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故祝史薦而無媿辭是以其人敬慎幽冥而淫祀不作末世信道不薦僭禮瀆神縱欲祈請曾不敬而遠之徒偷以求幸祆妄相煽舍正為邪故魏朝疾之其按舊禮具為之制使功著於人者必有其報而祆淫之鬼不亂其間二年正月有司奏春分祠厲殃及禳祠詔曰不在祀典除之

王制天子七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祀文詳矣漢獻
帝建安十八年五月以河北十二郡封魏武帝為魏
公是年七月始建宗廟于鄴自以諸侯禮立五廟也
後雖進爵為王無所改易

延康元年文帝繼王位七月追尊皇祖為大王夫人
曰大王后黃初元帝十一月受禪又追尊大王曰大
皇帝皇考武王曰武皇帝二年六月以洛京宗廟未
成乃祠武帝於建始殿親執饋奠如家人禮按禮將
營宮室宗廟為先庶人無廟故祭於寢帝者行之非
禮甚矣

明帝太和三年六月又追尊高祖大畏秋曰高皇夫
人吳氏曰高皇后並在鄴廟之所祠則文帝之高祖
處士曾祖高皇大帝共一廟考太祖武皇帝特一廟
百世不毀然則所祠止於親廟四室也其年十一月
洛京廟成則以親盡遷處士主置園邑使行太傅太
常韓暨行太常索正曹恪持節迎高祖以下神主共
一廟猶為四室而已至景初元年六月羣公有司始
更奏定七廟之制曰大魏三聖相承以成帝業武皇
帝肇建洪基撥亂夷險為魏太祖文皇帝繼天革命
應期受禪為魏高祖上集成大命清定華夏興制禮

樂宜為魏烈祖於太祖廟北為二桃其左為文帝廟
號曰高祖昭桃其右擬明帝號曰烈祖穆桃三祖之
廟萬世不毀其餘四廟親盡迭遷一如周后稷文武
廟桃之禮文帝甄后賜死故不列廟明帝即位有司
奏請追謚曰文昭皇后使司空王朗持節奉策告祠
于陵三公又奏曰自古同人歸祖后稷又特立廟以
祀姜嫄今文昭皇后於後嗣聖德至化豈有量哉夫
以皇家世妃之尊神靈遷化而無寢廟以承享祀非
以報顯德昭孝敬也稽之古制宜依周禮別立寢廟
奏可

太和元年二月立廟于鄴四月洛邑初營宗廟掘地
得玉璽方一寸九分其文曰天子羨思慈親明帝為
之改容以太牢告廟至景初元年十二月己未有司
又奏文昭皇后立廟京師永傳享祀樂舞與祖同廢
在鄴廟

魏元帝咸熙元年進文帝爵為王追命舞陽宣文侯
為宣王忠武侯為景王是年八月文帝崩謚曰文王
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景宣受禪丁卯追尊皇祖宣
王為宣皇帝伯考景皇為景王帝考文王為文皇帝
宣王妃張氏為宣穆皇后景王夫人羊氏為景皇后

二年正月有司奏置七廟帝重其後詔宜權立一廟於是群臣議奏上古清廟一宮清遠神祇逮至周室制為七廟以辨宗祧聖旨深弘遠跡上世敦崇唐虞舍七廟之繁華遵一宮之遠旨昔舜承堯禪受終于文祖遂陟帝位益三十載月正元日又格于祖遂陟帝位此則虞氏不改唐廟因仍舊官可依有虞氏故事即用魏廟奏可於是追祭征西將軍豫章府君穎川府君京兆府君與宣皇帝景皇帝文皇帝為三昭三穆是時宣皇未升太祖虛位所以祠六世與景帝為七廟其禮則據王肅說也七月又詔曰主者前奏

就魏舊廟誠亦有準然於祇奉明主情猶未安宜便營造於是改創宗廟十一月追尊景帝夫人夏侯氏為景懷皇后任茂議以為夏侯初嬪之時未有王業帝不從太康元年靈壽公主修麗祔于太廟周漢未有其準魏明帝則別立平原主廟晉又異魏也六年因廟陷當改修創羣臣又議奏曰古者七廟所自宜如禮又曰古雖七廟自近代以來皆廟七室於禮無廢於情為叙亦隨時之宜也其便仍舊至十年仍更改築於宣陽門內窮極壯麗然坎位之制猶如初耳廟成帝用摯虞議率百官遷神主于新廟自征西以

下車服導後皆如帝者之儀及武帝崩則遷征西及
惠帝崩又遷豫章而惠帝世愍懷太子二子哀太孫
臧冲太孫尚並祔廟元帝世懷帝殤太子又祔廟號
為陰室四殤懷帝初又策謚武後楊后曰武悼皇后
改葬峻陽陵側別祠弘訓官不列於廟元帝既即尊
位上繼武於元為禰如漢光武上繼元帝故事也是
時西京神主堙滅虜庭江左建廟皆更新造尋以登
懷帝之主又遷潁川位雖七室其實五世蓋後刁協
以兄弟為世數故也于時百度草創舊禮未脩改主
權居側室至太興三年正月乙卯詔曰吾雖上繼世

祖然於懷愍皇帝皆北面稱臣今祠太廟不親執觴
酌而令有司行事於情禮不安可依禮更處太常恒
言今聖上繼武皇帝宜準漢世祖故事不親執觴爵
又曰今上承繼武帝而廟之昭穆四世而已前太常
賀循博士傳純並以為惠懷及愍宜別立廟然臣愚
謂廟室當以客主為限無拘常數殷世有二祖三宗
若拘七室則當祭禰而已推此論之宜還復豫章
潁川全拘七廟之禮驃騎長史溫嶠議凡言兄弟不
相入廟既非禮文且光武奮劍振起不策名於孝平
務神其事以應九世之議又古不共廟故別立焉今

上以策名而言殊於光武之事躬奉芝露嘗於繼統正
於情又安矣太常恒欲還二府君以全七世嶠謂是
宜驃騎將軍王道守從嶠議嶠又曰其非子者可直言
皇帝敢告其皇帝又若以一帝爲一世則不祭禩及
不及庶人帝從嶠議采施用之於是乃更定制還復
豫章潁川于昭穆之位以同惠帝嗣武故事而惠懷
愍二帝自從春秋尊卑之義在廟不替也及元帝崩
則豫章復遷然元帝神位猶在愍帝之下故有坎室
者十也至明帝崩而潁川又遷猶十室也于時續太
太廟故三遷主並還西儲名之曰祧以準遠廟成帝

咸康五年始作武悼皇后神主祔于廟配饗世祖成
帝崩而康帝承統以兄弟一世故不遷京兆始十一
室也至康帝崩穆帝永和二年七月有司奏十月
殷祭京兆府君當遷祧室昔征西豫章潁川二府君
毀主中興之初權居天府在廟門之西咸康中太常
馮懷表續太廟奉還於西儲夾室謂之爲祧疑亦非
禮今京兆遷入是爲四世遠祖長在太祖之上昔周
室太祖世遠故遷有所歸今晉廟宣皇爲主而四祖
居之是屈祖就孫也殷給在上是代太祖也領司徒
蔡謨議四府君宜改築別室若未展者當入就太

廟之室人莫敢卑其祖文武不先不室殷祭之日征西東面處宣白主之上其後遷廟之主藏於征西之桃祭薦不絕護軍將軍馮懷議禮無廟者為壇以祭可立別室藏之至殷禘則祭于壇也輔國將軍譙王司馬無忌等議禘諸儒謂太王王季遷主藏於文武之桃如此府君遷主宜在宣帝廟中然今無寢室宜變通而改築又殷禘太廟征西東面尚書郎孫綽與無忌議同曰太祖雖位始九五而道以從暢替人爵之尊篤天倫之道所以成教本而光百代也尚書郎徐禪議禮去桃為壇去壇為壇歲禘則祭之今

四祖遷主可藏之石室有禱則祭於壇壇又遣禪至會稽訪處士虞喜喜答曰漢世韋玄成等以毀主瘞於園魏朝議者云應埋兩階之間且神主本在太廟若今側室而祭則不如永藏又四君無追號之禮益明應毀而無祭是時簡文為無軍與尚書郎劉劭等奏四祖同居西桃藏主石室禘禘乃祭如先朝舊儀時陳留范宣兄子問此禮宣答曰舜廟所以祭皆是庶人其後世遠而毀不居舜廟上不序昭穆今四君號猶依本非以功德致祀也若依虞王之瘞則猶藏子孫之所若依夏主之埋則又非本廟之階宜思其

變則築一室親未盡則禘祫處宣帝之上親盡則無緣下就子孫之列其後太常劉遐等同蔡謨議博士或疑陳於太祖者皆其後之毀主憑按古義無別前後之文也禹不先鮫則遷主居太祖之上亦何疑也於是京兆遷入西儲同謂之桃如前三祖遷主之禮故正室猶十一也穆帝崩而哀帝海西並為兄弟無所登除咸安之初簡文皇帝上繼元皇世秩登進於是潁川京兆二主復還昭穆之位至簡文崩潁川又遷孝武帝太元十二年五月壬戌詔曰昔建太廟每事從儉太祖虛位明堂未建郊祀國之大事而稽古

之制闕然便可詳議祠部郎中徐邈議圓丘郊祀經典無二宣皇帝嘗辯斯義而檢以聖典爰及中興備加研極以定南北二郊誠非異學所可輕改也謂仍舊爲安武皇帝建廟六世祖三昭三穆宣皇帝創基之主實惟太祖而親則主考四廟在上未及遷也權虛東向之位也兄弟相及義非二世故當今廟祀世數未足而欲太祖正位則違事七之義矣又禮曰庶子王亦禘祖立廟蓋謂支胤授立則親迎必復京兆府君於今六世宜復立此室則宣皇未六世之上須前世既遷乃太祖位定耳京兆遷毀宜藏主於石室雖禘祫猶

弗及何者傳稱毀主升合乎太祖升者自下之名不謂可降尊就卑也太子太孫陰室四主儲嗣之重升祔皇祖所託之廟世遠應遷然後從食之孫與之俱毀明堂方圓之制綱領已舉不闕配帝之祀且王者以天下爲家未必一邦故周平光武無廢於二京也明堂所祀之神積疑莫辯按易殷薦上帝以配祖考祖考同配則上帝亦爲天而嚴父之義顯周禮旅上帝者有故告天與郊祀常祀同周四主故並言之若上帝是五帝經文何不言祀天旅五帝祀地旅四望乎侍中車胤議同又曰明堂之制旣其難詳且

樂主於和禮主於敬故質文不同音器亦殊旣茅茨廣夏不一其度何必守其形範而不弘本從俗乎九服咸寧河朔無塵然後明堂辟雍可崇而修之時朝議多同於是奏行所改十六年始改作太廟殿正室十四間東西儲各一間合十六間棟高八丈四尺備法駕遷神主于行廟征西至京地四主及太孫各用其位之儀服四主不從帝者儀是與太康異也諸主旣入廟設脯醢之奠及新廟成神主還室又設脯醢之奠十九年二月追尊簡文母會稽太妃鄭氏爲簡文皇帝宣太后立廟太廟道西及孝武崩京地又遷

如穆帝之世四祀故事義熙元年四月將殷祠詔博士議遷毀之禮大司馬琅邪王德文議泰始之初虛太祖之位而緣情流遠上及征西故世盡則宜毀而宣帝正太祖之位又漢光武移十一帝主於洛邑則毀主不設理可推矣宜築室以居四府君之主永藏而弗祀也大司農徐廣議曰府君當處廟堂之首歆率土之祭若理之幽壤於情理未必咸盡謂可遷藏西儲以為遠祀而禘饗永絕也太尉諮議參軍袁豹議仍舊無革殷祠猶及四府君情理為允時劉裕作輔意與大司馬議同須後殷祠行事改制會安帝崩未及禘而天祿終焉

武帝咸寧五年十一月己酉弘訓羊太后崩宗廟廢一時之祀天地明堂去樂且不上胙

穆帝升平五年十月己卯殷祀以帝崩後不作樂

孝武太元十一年九月皇女亡及應烝祠中書侍郎范甯奏按喪服傳有死宮中者三月不舉祭不別長幼之與貴賤也皇女雖在嬰孩臣竊以為疑於是尚書奏使三公行事

武帝泰始七年四月帝將親祠車駕夕牲而儀注還不拜詔問其故博士奏歷代相承如此帝曰非致敬

宗廟之禮也於是實拜而還遂以為制夕牲必躬臨拜而江左以來復止

魏故事天子為次殿於廟殿之北東天子入自北門新禮設次殿於南門中門外之右天子入自南門摯虞以為次殿所以為解息之處凡適尊以不顯為恭以由隱為順而設之於上位入自南門非謙厭之義宜定新禮皆如舊說從之

禮大事則告祖禰小事則特告禰秦漢久廢

魏文帝黃初四年七月將東巡以大軍當出使太常以特牛告南郊及文帝崩又使太尉告謚策於南郊

自是迄晉相承告郊之後仍以告廟至江左其禮廢至成帝咸和三年蘇峻覆亂京都溫嶠等立行廟於白石復行其典告先帝及后曰逆臣蘇峻傾覆社稷毀棄三正汙辱海內臣侃臣嶠臣亮等手刃戎首龔行天罰惟中宗元皇帝肅祖明皇帝明穆皇后之靈降鑒有罪勦絕其命翦此羣凶以安宗廟臣等雖隕首摧軀猶生之年

魏明帝太和三年詔曰禮王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太宗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私親哉漢宣繼昭帝後加悼考以皇號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

等稱引亡秦惑誤朝議遂尊恭皇立廟京師又寵藩
妾使比長信僭差無禮人神弗佑非罪師丹忠正之
諫用致丁傳焚如之禍自是之後相踵行之其令公
卿有司深以前世為戒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
統則當明為人後之義敢為佞邪導諛君上妄建非
正之號謂考為皇稱妣為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
其書之金策歲之宗廟是後高貴常道援立皆不外
尊及愍帝建興四年司徒梁芬議追尊之禮帝既不
從而右僕射索綝等亦稱引魏制以為不可故追贈
吳王為太保而已

元帝太興二年有詔琅邪恭王宜稱皇考賀循議云
禮典之義子不敢以已爵加其父號帝又從之

志第九

禮志上

晉書第十九

豐典之義千末類以
示帝太興二年有

志

類志

晉書

禮

晉書二十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禮中

五禮之別二曰凶自天子至于庶人身體髮膚受之
父母其理既均其情亦等生則養死則哀故曰三年
之喪天下之達禮者也漢禮天子崩自不豫至於登
遐及葬喪紀之制與夫三代變易魏晉以來大體司
漢然自漢文革喪禮之制後代遵之無復三年之禮
及魏武臨終遺令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百官當
臨中者十五舉音葬畢便除其將兵屯戍者不得離

嘉靖戊午年

晉書

一

豐典之葬于不嫌以已曾以去文
元帝太興二年有

禮中

晉書二十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禮中

五禮之別二曰凶自天子至于庶人身體髮膚受之
父母其理既均其情亦等生則養死則哀故曰三年
之喪天下之達禮者也漢禮天子崩自不豫至於登
遐及葬喪紀之制與夫三代變易魏晉以來大體司
漢然自漢文革喪禮之制後代遵之無復三年之禮
及魏武臨終遺令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百官當
臨中者十五舉音葬畢便除其將兵屯戍者不得離

嘉靖戊午年

晉書

一

部魏武以正月庚子崩辛丑即殯是月丁卯而葬是為不踰月也及宣帝景帝之崩並徒權制文帝之崩國內服三日武帝亦遵漢魏之典既葬除喪然猶深衣素冠降席撤膳太宰司馬孚太傅鄭沖太保王祥太尉何曾司徒領中領軍司馬望司空荀顛車騎將軍賈充尚書令裴秀尚書僕射武陔都護大將軍郭建侍中郭綏中書監荀勗中軍將軍羊祜等奏曰臣聞禮典軌度豐殺隨時虞夏商周咸不相襲蓋有由也大晉紹承漢魏有革有因期於足以興化而已故未得皆返太素同規上古也陛下既以俯遵漢魏降喪之典以濟時務而躬踴大孝情過乎哀素冠深衣降席撤膳雖武丁行之於殷世曾閱履之於布衣未足以踰方今荆蠻未夷庶政未乂萬機事殷動勞神慮豈遑全遂聖旨以從至情臣等以為陛下宜割情以康時濟俗輒勅御府易服內者改坐太官復膳諸所施行皆如舊制詔曰每感念幽冥而不得終苴經於草土以存此痛况當食稻衣錦誠詭然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本諸生家傳禮來乂何止一旦便易此情於所天相從已多可試省孔子吞宰我之言無事紛紜也言及悲殺柰何柰何孚等重奏伏讀聖詔

感以悲懷輒思仲尼所以抑宰我之問聖思所以不能以已甚深甚篤然今者干戈未戢武事未偃萬機至重天下至衆陛下以萬乘之尊履布衣之禮服麤席凜水飲蔬食殷憂內盈毀卒外表然而躬勤萬機坐而待旦降心接下仄不遑食所以勞力者如斯之甚是以臣等悚息不寧誠懼神氣用損以疚大事輒勅有司改坐復帝率由舊典惟陛下察納愚款以慰皇太后之心又詔曰重覽奏議益以悲剝不能自勝柰何柰何三年之喪自古達禮誠聖人稱情立哀明恕而行也神靈日遠無所訊告雖薄於情食旨服羹所不堪也不宜反覆重傷其心言用斷絕柰何柰何帝遂以此禮終三年後居太后之喪亦如之

泰始二年八月詔曰此上旬先帝棄天下日也便以周年吾兢兢當復何時一得叙人子之情邪思慕煩毒欲詣陵瞻侍以盡哀憤主者具行備太宰安平王孚尚書令裴秀尚書僕射武陔等奏陛下至孝蒸蒸哀思罔極衰麻雖除哀毀蔬食有損神和秋節尚有餘暑謁見山陵悲感摧傷羣下竊用竦息以爲宜降抑聖情以慰萬國詔曰孤兢兢忽爾日月已周痛慕摧感永無逮及欲瞻奉山陵以叙哀憤體氣自佳耳又

已涼便當行不得如所奏也主者便具行備又詔曰漢文不使天下盡哀亦帝王至謙之志當見山陵何心而無服其禮以衰經行秀等重奏曰臣聞上古喪期無數後世乃有年月之漸漢文帝隨時之義制爲短喪傳之于後陛下社稷宗廟之重萬方億兆之故既從權制除衰麻羣臣百姓古服今者謁陵以叙哀慕若加衰經進退無當不敢奉詔詔曰亦知不在此麻布耳然人子情思爲欲令哀喪之物在身蓋近情也羣臣自當按舊制秀等又奏曰臣聞聖人制作必從時宜故五帝殊樂三王異禮此古今所以不同質文所以迭用也陛下隨時之宜既降心克已俯就權制既除衰麻而行心喪之禮今復制服義無所依若君服而臣不服亦未之敢安也叅議宜如前奏詔曰患情不能跂及耳衣服何在諸君勤勤之至豈苟相違

泰始四年皇太后崩有司奏前代故事倚廬中施白纁帳蓐素牀以布巾裹革輶輦版輦細犢車皆施纁裹詔不聽但令以布衣車而已其餘居喪之制不改禮文有司又奏大行皇太后當以四月二十五日安厝故事虞著衰服既虞而除其内外官寮皆就朝晡

臨位御服訖各還所次除喪服詔曰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禮也受終身之愛而無數年之報柰何葬而便即吉情所不忍也有司又奏世有險易道有洿隆所遇之時異誠有由然非忽禮也方今戎馬未散王事至殷交須聽斷以熙庶績昔周康王始登翌室猶戴冕臨朝降于漢魏既葬除釋諒闇之禮自遠代而廢矣惟陛下割高宗之制從當時之宜詔曰夫三年之喪所以盡情致禮葬已便除所以不堪也當叙吾哀懷言用斷絕柰何柰何有司又固請詔曰不能篤孝勿以毀傷爲憂也誠知衣服末事耳然今思存草土率當以吉物奪之廼所以重傷至心非見念也每代禮典質文皆不同耳何爲限以近制使違喪闕然乎羣臣又固請帝流涕久之廼許文明皇后崩及武元楊后崩天下將吏發哀三日止

穆帝崩哀帝立帝於穆帝爲從父昆弟穆帝舅褚欸有表中書答表朝廷無其儀詔下議尚書僕射江綦等四人並云閔僖兄弟也而爲父子則哀帝應爲帝嗣衛軍王述等二十五人云成帝不私親愛越授天倫康帝受命顯宗社稷之重已移所授纂承之序宜繼康皇尚書謝奉等六人云繼體之正宜本天屬考

之人情宜繼顯宗也詔從述等議上繼顯宗
寧康二年七月簡文帝崩再周而遇閏博士謝攸孔
粲議魯襄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楚子卒實閏月而
言十二月者附正於前月也喪事先遠則應用博士
吳商之言以閏月祥尚書僕射謝安中領軍王劭散
騎常侍鄭襲右衛將軍殷康驍騎將軍袁宏散騎侍
郎殷茂中書郎車胤左丞劉遵吏部郎劉耽意皆同
康曰過七月而未及八月豈可謂之踰暮必所不了
則當從其重者宏曰假值閏十二月而不取者此則
歲未終固不可得矣漢書以閏爲後九月明其同體
也襲曰中宗肅祖皆以閏月崩祥除之變皆用閏之
後月先朝尚用閏之後月今閏附七月取之何疑亦
合遠日申請之言又閏是後七而非八也豈踰月之
嫌乎尚書令王彪之侍中王混中丞譙王恬右丞戴
謐等議異彪之曰吳商中才小官非名賢碩儒公輔
重臣爲時所準則者又取閏無證據直擲遠日之義
越祥忌限外取不合遠之理又丞相桓公嘗論云
禮二十五日大祥何緣越暮取閏乃二十六日乎於
是啓曰或以閏附七月宜用閏月除者或以閏名雖
附七月而實以三旬別爲一月故應以七月除者臣

等與中軍將軍冲參詳一代大禮宜準經典三年之喪十三月而練二十五月而畢禮之明文也陽秋之義閏在年內則略而不數明閏在年外則不應取之以越朞忘之重禮制祥除必正朞月故也已西晦帝除縞即吉徐廣論曰凡辨義詳理無顯據明文可以拆中奪易則非疑如何禮疑從重喪易寧戚順情通物固有成言矣彪之不能徵拔正義有以相屈但以名位格人君子虛受心無適莫豈其然哉執政從而行之其殆過矣

魏武以正月崩魏文以其年七月設妓樂百戲是則魏不以喪廢樂也武帝以來國有大喪輒廢樂終三年惠帝太安元年太子喪未除及元會亦廢樂穆帝永和中為中原山陵未修復頻年元會廢樂是時太后臨朝后父褚裒薨元會又廢樂也孝武太元六年為皇后王氏喪亦廢樂孝武崩太傅錄尚書會稽王道子議山陵之後通婚嫁下得作樂以一朞為斷漢儀太皇太后皇太后崩長樂太僕少府太長秋典喪事三公奉制度他皆如禮魏晉亦同天子之儀泰始十年武元楊皇后崩及將遷于峻陽陵依舊制既葬帝及群臣除喪即吉先是尚書祠部奏從博士

張靖議皇太子亦從制俱釋服博士陳達議以為今制所依蓋漢帝權制興於有事非禮之正皇太子無有國事自宜終服有詔更詳議尚書杜預以為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同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漢氏承秦天下為天子修服三年漢文帝見其下不可久行而不知古制更以意制祥禫除喪即古魏氏直以訖葬為節嗣君皆不復諒闇終制學者非之矣然竟不推究經傳考其行事專謂王者三年之喪當以衰麻終二十五月嗣君苟若此則天子群臣皆不得除喪雖志在居薦更通而不行至今世主皆從漢文輕典由處制者非制也今皇太子與尊同體宜復古典卒哭除衰麻以諒闇終制於義既不應不除又無取於漢文乃所以為喪禮也於是尚書僕射盧欽尚書魏舒問杜預證據所依預云傳稱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此謂天子絕君唯有三年喪也非謂若喪衰服三年與士庶同也故后世子之喪而叔嚮稱有三年之喪二也周公不言高宗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叔嚮不說景王除喪而說其燕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遺諒闇之節也春秋晉庚享諸侯子產相鄭伯

時簡公未葬請免喪以聽命君子謂之得禮宰嚭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弔生不及哀此皆既葬除服諒闇之證先儒舊說往往亦見學者未之思耳喪服諸侯為天子亦斬衰豈可謂終服三年邪上考七代未知王者君臣上下衰麻三年者諸下推將來恐百世之主其理一也非必不能乃事勢不得故知聖人不虛設不行之制仲尼曰禮所損益雖百世可知此之謂也於是欽舒從之遂命預造議奏曰侍中尚書令司空魯公臣賈充侍中尚書僕射奉車都尉大梁侯臣盧歆尚書新沓伯臣山濤尚書奉車都尉平春侯臣胡威尚書劇陽子臣魏舒尚書堂陽子臣石鑿尚書豐樂亭侯臣杜預稽首言禮官叅議博士張靖等議以為孝文權制三十六日之服以日易月道有汚隆禮不得全皇太子亦宜割情除服博士陳逵等議以為三年之喪人子所以自盡故聖人制禮自上達下是以今制將吏諸遭父母喪皆假寧二十五日敦崇孝道所以風化天下皇太子至孝著於內而衰服除于外非禮所謂稱情者也宜其不除臣欽臣舒臣預謹按靖逵等議各見所學之一端未統帝者君喪古今之通禮也自上及下尊卑貴賤物有其宜故

禮有以多為貴者有以少為貴者有以高為貴者有
以下為貴者唯其稱也不然則本末不經行之不遠
天子之與群臣雖哀樂之情若一而所居之宜實異
故禮不得同易曰上古之世喪期無數虞書稱三載
四海遏密八音其後無文至周公旦乃稱殷之高宗
諒闇三年不言其傳曰諒信也闇默也下逮五百餘
歲而子張疑之以問仲尼仲尼答云何必高宗古之
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周景王有
后世子之喪既葬除喪而樂晉叔向譏之曰三年之
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已早亦非禮也此
皆天子喪事見於古文者也稱高宗不云服喪三年
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譏景王不譏其
除喪而譏其宴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
也堯崩舜諒闇三年故稱遏密八音由此言之天子
君喪齊斬之制菲杖經帶當遂其服既葬而除諒闇
以終之三年無改父之道故百官總已聽於冢宰喪
服已除故稱不言之美明不復寢苦枕土以荒大政
也禮記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又云父母之喪無貴賤
一也又云端衰喪車皆無等此通謂天子居喪亦
之節同於凡人心喪之禮終於三年亦無服喪三年

之文然繼體之君猶多荒寧自後廢諒闇之制
高祖擅名於代子張致疑於當時此乃
為譏非譏天子不以服終喪也秦燔書
充上抑下漢祖草創因而不革乃至率天下
服旦夕哀臨經惟寒暑禁塞嫁娶飲酒食肉制不
情是以孝文遺詔歛畢便葬葬畢制紅禫之除雖不
合高宗諒闇之義近於古典故傳之後嗣于時預修
陵廟故歛葬得在浹辰之內曰以定制近至明帝存
無陵寢五旬乃葬安在二十六日此當時經學疏略
不師前聖之病也魏氏革命以既葬為節合於古典

然不垂心諒闇同譏前代自泰始開元陛下追尊諒
闇之禮慎終居篤允臻古制超絕於殷宗天下歌德
誠非靖等所能原本也天子諸侯之禮當以具矣諸
侯惡其害已而削其籍今其存者唯士喪一篇戴聖
之記雜錯其間亦難以取正天子之位至尊萬機之
政至大群臣之衆至廣不同之於凡人故大行既葬
祔祭于廟則因疏而除之已不除則群臣莫敢除故
屈已以除之而諒闇以終制天下之人皆曰我王之
仁也屈已以從宜皆曰我王之孝也既除而心喪我
王猶若此之薦也凡等臣子亦焉得不自勉以崇禮

此乃聖制移風易俗之本高宗所以致雍熙豈惟衰裳而已哉若如難者更以權制自居疑於屈伸厭降欲以職事為斷則父在為母替父卒三年此以至親屈於至尊之義也出母之喪以至親為屬而長子不得有制體尊之義升降皆從不敢獨也禮諸子之職掌國子之倅國有事則帥國子而致之太子唯所用之傳曰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後曰撫軍守曰監國不無事矣喪服母為長子妻為夫妾為主皆三年內宮之主可謂無事揆度漢制孝文之喪紅禫既畢孝景即吉於未央薄丘賈后必不得齋斬於別宮此可知也况皇太子配貳之至尊與國為體固宜遠遵古禮近同時制屈除以寬諸下協一代之成典君子之於禮有直而行曲而報有經而等有順而去之存諸內而已禮云非玉帛之謂喪云唯衰麻之謂乎此既臣等所謂經制大義且即實近言亦有不安全皇太子至孝蒸蒸發於自然號咷之慕匍匐殯宮大行既奠往而不反必想像平故彷徨寢殿若不變從諒闇則東宮臣僕義不釋服此為永福官屬當獨衰麻從事出入殿省亦難以繼今將吏雖蒙同二十五月之事寧至於大臣亦奪其制昔翟方進自以身為漢相居

喪三十六日不敢踰國典而况於皇太子臣等以為
皇太子宜如前奏除服諒闇制於是太子遂以厭降
之議從國制除衰麻諒闇終制于時外內卒聞預異
議多恠之或者乃謂其違禮以合時時預亦不自解
說退使博士殷暢博採典籍為之證據令大義著明
足以垂示將來暢承預旨遂撰集書傳舊文條諸實
事成言以為定證以弘指趣其傳記有與今議同者
亦具列之博舉二隅明其會歸以證斯事文多不載
武帝楊悼皇后既母養懷帝后遇難時懷帝尚幼及
即位中詔述后因心愛及后祖載詳官議帝應為追制
服或以庶母慈母已依禮制小功五月或以謂慈母
服如母服齊衰者眾議不同閭丘沖議云楊后母養
聖上蓋以曲情今以恩禮追崇不配世祖廟王者無
慈養之服謂宜祖載之日可三朝素服發哀而已於
是從之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晦成恭杜皇后周忌有司奏至
尊碁年應改服詔曰君親名教之重也權制出於述
代耳於是素服如舊固非漢魏之典也

興寧元年哀帝章皇太妃薨帝欲服重江獻啓密玉
制禮應在總服詔欲降碁彫又答厭屈私情所以上

正德十年

嚴祖考於是制總麻三月

孝武寧康中崇德太后褚氏崩太后為從嫂或疑其服博士徐藻議以為資父事君而敬同又禮其夫屬父道者其妻皆母道也則夫屬君道妻亦后道矣服后宜以資母之義魯議逆祀以明尊尊今上躬奉康穆哀皇及靖后之禮致敬同於所天豈可敬之以君道而服廢於本親謂應服齊衰暮於是帝制暮服隆安四年孝武太皇太后李氏崩疑所服尚書左僕射何澄右僕射王雅尚書車胤孔安國祠部郎徐廣議太皇太后名位允正體同皇極理制備盡情禮彌

申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既稱夫人禮服從政故成風顯夫人之號昭公服三年之喪子於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禮祖不厭孫固宜遂服無屈而緣情立制若嫌明文不存則疑斯從重謂應同於為祖母後齊衰暮永安皇后無服但一舉哀百官亦一暮詔可

孝武帝太元十五年淑媛陳氏卒皇太子所生也有司參詳母以子貴贈淑媛為夫人置家令典喪事太子前衛率徐邈議喪服傳稱與尊卑者為體則不服其私親又君父所不服子亦不敢服故王公妾子服其所生母練冠麻衣既葬而除非五服之常則葬之

同禮監各列
無服從之

太元二十一年孝武帝崩孝武太后制三年之服
惠帝太安元年三月皇太孫尚薨有司奏御服齊衰
朞詔下通議散騎常侍謝衡以為諸侯之太子誓與
未誓尊卑體殊喪服云為嫡子長殤謂未誓也已誓
則不殤也中書令卞粹曰太子始生故已尊重不待
命誓若衡議已誓不殤則元服之子當斬衰三年未
誓而殤則雖十九當大功九月誓與不誓為其升降
也微斬衰與大功其為輕重也遠而今注云諸侯不
降嫡殤重嫌於無服以大功為重嫡之服則雖誓無

復有三年之理明矣男能衛社稷女能奉婦道以可
成之年而有已成之事故可無殤非孩齒之謂也謂
殤後者尊之如父猶無所加而止殤服况以天子之
尊而為服之殤行成人之制邪凡諸宜重之殤皆士
大夫不加服而令至尊獨居其重未之前聞也博士
蔡克同粹秘書監摯虞云太子初生舉以成人之禮
則殤理除矣太孫亦體君侍重由位成而也今三年以
年也天子無服殤之義絕暮故也於是從之
魏氏故事國有大喪羣臣凶服以帛為緩帶以布為
劔衣新禮以傳稱去喪無所不佩明在喪則無佩也

更制齊斬之喪不佩劍綬擊虞以為周禮武貴氏士大夫之職也皆以兵守王宮國有喪故則衰葛執戈楯守門筮則從車而哭又成王崩太保命諸大夫以干戈內外警設明喪故之際蓋重宿衛之防去喪無所不佩謂服飾之事不謂防禦之用宜定新禮布衣劍如舊其餘如新制詔從之

漢魏故事將筮設吉凶鹵簿皆有鼓吹新禮以禮無吉駕導從之文臣子不宜釋其衰麻以服玄黃除吉駕鹵簿又凶事無樂過密八音除凶服之鼓吹擊虞以為筮有祥車曠左則今之容車也既死日中反虞

逆神而還春秋傳鄭大夫公孫蠆卒天子追賜大路使以行士喪禮筮有橐乘車以載生之服此皆不唯載柩兼有吉駕之明文也既設吉駕則宜有導從以象平生之容明不致死之義臣子衰麻不得為身而釋以為君父則無不可顧命之篇足以明之宜定新禮設吉服導從如舊其凶服鼓吹宜除詔從之

漢魏故事大喪及大臣之喪執紼者輓歌新禮以為輓歌出於漢武帝役人之勞歌聲哀切遂以為送終之禮雖音曲摧愴非經典所制違禮設銜杖之義方在號慕不宜以歌為名除不輓歌擊虞以為輓歌因

倡和而為摧愴之聲銜枚所以全哀此亦以感衆雖非經典所載是歷代故事詩禮君子作歌准以告哀以歌為名亦無所嫌宜定新禮如舊詔從之

咸寧二年安平穆王薨無嗣以母弟敦上繼獻三後移太常問應何服博士張靖答宜依魯信服閔三年例尚書符誥謂穆王不臣敦敦不繼穆與閔僖不同孫毓宋昌議以穆王不之國敦不仕諸侯不應三年以義處之敦宜服本服一朞而除主穆王喪祭三年畢乃吉祭獻王毓云禮君之子孫所以臣諸兄者以臨國故也禮又與諸侯為兄弟服斬者謂鄰國之臣

於鄰國之君有猶君之義故也今穆王既不之國不臣兄弟敦不仕諸侯無鄰臣之義異於閔僖如符白也但喪無主敦既奉詔紹國受重主喪與其祭祀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為之再祭鄭氏注云謂死者之從父昆弟來為喪主也有三年者謂妻若子幼少也再祭謂大小祥也穆妃及國臣於禮皆當三年此為有三年者敦當為之主大小兩祥祭也且哀樂不相雜吉凶不相干凶服在官哭泣未絕敦據主穆王之喪而國制未除則不得以已本親服除而吉祭獻王也

咸寧四年陳留國上燕公是王之父王出奉明帝祀
今於王為從祖父有司奏應服朞不以親踈尊卑為
降詔曰王奉魏氏所承者重不得服其私親穆帝時
東海國言哀王薨踰年嗣王乃來不復追服羣臣皆
已反吉國妃亦宜同除詔曰朝廷所以從權制者以
王事奪之非為變禮也婦人傳重義大若從權制義
將安託於是國妃終二年之禮孫盛以為廢三年之
禮開偷薄之源漢魏失之奢也今若以大夫宜奪以
王事婦人可終本服是吉凶之儀雜陳於宮寢綵素
之制乖異於內外無乃情禮俱違哀樂失所乎太元

十七年太常車胤上言謹按喪服禮經庶子為母緦
麻三月傳曰何以緦麻以尊者為體不敢服其私親
也此經傳之明文聖賢之格言而自頃開國公侯至
于卿士庶子為後各肆私情服其庶母同之於嫡此
末俗之弊薄情傷教繼而不革則流蕩忘反矣且夫
尊尊親親雖禮之大本然厥觀於尊申來尚矣禮記
曰為父後出毋無服也者不祭也又禮天子父母
之喪未嘗越紼而祭天地社稷斯皆崇嚴至敬不敢
以私廢尊也今身承祖宗之重而以庶母之私廢至
尊之事五廟闕祀由一妾之終求之情禮失莫大焉

舉世嗷然莫之裁貶就心不同而事不敢異故正禮
遠類而習難成俗此國風所以惡古小雅所以悲歎
當今九服漸寧主化惟新誠宜崇明禮訓以一風俗
請臺省考備禮典式明王度不咎

十八年胤又止言去年上自頃開國公侯至于卿士
庶子為後者服其庶母同之於嫡遺禮犯制宜加裁
抑事上經年未被告樂未審朝議以何為疑若以所
陳或謬則經有文若以古今不同則晉有成典亦平
四年故太宰武陵王帝生母喪表求齊衰三年詔聽
依昔樂安王故事制大功九月興寧三年故梁王璉

又所生母喪亦求三年唐子詔書依太宰故事同服
大功若謹案周禮則總麻三月若奉晉制則大功九
月古禮今制並無居廬三年之文而頃年已來各申
私情更相擬襲漸以成俗縱而不禁則聖典滅矣夫
尊尊親親立人之本王化所由二端而已故先王設
教務弘其極尊郊社之敬制越紼之禮嚴宗廟之祀
厭廢子之服所以經緯人文化成天下夫屈家事於
王道厭私恩於祖宗豈非上行乎下父行乎子若尊
尊之心有時而替宜厭之情觸事而申祖宗之敬微
而君臣之禮虧矣嚴格微於祖宗致敬虧於事上而

欲俗安化隆不亦難乎區區所惜實在於斯職之所
司不敢不言請臺叅詳尚書奏案如辭輒下主者詳
尋依禮度子與尊者為體不敢服其私親此尊祖敬
宗之義自頃陵遲斯禮遂廢封國之君廢五廟之重
士庶匹夫闕丞堂之禮習成頽俗宜被革正輒內外
叅詳謂宜聽胤宗上可依樂安王大功為正謂為告
書如左班下內外以定永制普令依承事可奉行詔
可

禮王為三公六卿楊衰為大夫士薙衰首服弁經天
子諸侯皆為貴臣貴安服二月漢為大臣制服無聞
焉

漢明帝時東海恭王薨帝出幸津門亭發哀及武帝
咸寧二年十一月詔諸王公大臣薨應三朝發哀者
踰月不舉樂其一朝發哀者三日不舉樂也元帝姨
廣昌鄉君薨未葬中丞熊遠表云案禮君於卿大夫
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惻隱之心未忍行吉事
故也被尚書符冬至後二日小會臣以為廣昌鄉君
喪殯日聖恩垂悼禮大夫死廢一時之祭祭猶可廢
而况餘事冬至唯可群下奉賀而已未便小會詔以
遠表示賀循又曰咸寧三年武皇帝故事云王公大

臣薨三朝發哀踰月不舉樂其一朝發哀三日不舉樂此舊事明文賀循吞曰案禮雜記君於卿大夫之葬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古者君臣義重雖以至尊之義降而無服三月之內猶禴衰以居不接吉事故春秋晉大夫智悼子未葬平公作樂為屠蒯所譏如遠所荅合於古義咸寧詔書雖不會經典然隨時立宜以為定制誠非羣下所得稱論

升平元年帝姑廬陵公主未葬符問太常冬至小會應作樂不博士胡納議云君於卿大夫比卒哭不舉樂公主有骨肉之親宜闕樂太常王彪之云案武帝

詔三朝舉哀三旬乃舉樂其一朝舉哀者三日則舉樂秦始十年春長樂長公主薨太康七年秋扶風王亮薨武帝並舉哀三日而已中興已後更參論不改此制今小會宜作樂二議竟不知所取喪服記公為所寓齊衰三月新禮以今無此事除此一章摯虞以為周禮作樂於刑厝之時而著荒政十二禮備制待物不以時衰而除盛典世隆而闕衰教也曩者王司徒失守播越自稱寄公是時天下又多此比皆禮之所及宜定新禮自如舊經詔後之

漢魏故事無五等諸侯之制公卿朝士服喪親踈各

如其親新禮王公五等諸侯成國置卿者及朝廷公
孤之爵皆仿親絕菴而仿親為之服斬衰鄉校位從
大夫者皆絕總虞摯以為古者諸侯君臨其國臣諸
父兄今之諸侯未同于古未同于古則其尊未全不
宜便從絕菴之制而令仿親服斬衰之重也諸侯既
然則公孤之爵亦宜如舊昔魏武帝建安中已曾表
上漢朝依古為制事與古異皆不施行施行者著魏
科大晉采以著今宜定新禮皆如舊詔從之

喪服無弟子為師服之制新禮弟子為師齊衰三月
整虞以為自古無師服之制故仲尼之喪門人於

所服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回若喪子而無服請喪
夫子若喪父而無服遂心喪三年此則懷三年之哀
而無齊衰之制也群居入則經出則否所謂弔服加
麻也先聖為禮必易從而可傳師徒義誠重而服制
不著歷代相襲不以為缺且尋師者以彌高為得故
屢遷而不嫌修業者以日新為益故舍舊而不疑仲
尼稱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子貢云夫何常師之有淺
學之師暫學之師不可皆為之服義有輕重服有廢
興則臧否由之而起是非因之而爭愛惡相攻悔吝
生焉宜定新禮無服如舊詔從之

古者天子諸侯葬禮粗備漢世又多變革魏晉以下世有改變大體同漢之制而魏武以禮送終之制襲稱之數繁而無益俗又過之豫自制送終衣服四篋題識其上春秋冬夏日有不諱隨時以歛金珥珠玉銅鐵之物一不得送文帝遵奉無所增加及受禪刻金璽追加尊號不敢開埏乃爲石室藏璽埏首以示陵中無金銀諸物也漢禮明器其多自是皆省之矣魏文帝黃初三年又自作終制曰禮國君即位爲禪存不忘亡也壽陵因山爲體無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夫塋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禮不塋祭欲存亡不黷也皇后及貴人以下不隨土之國者有終沒皆塋澗西前又已表其處矣此諸歲之宗廟副在尚書秘書三府明帝亦遵奉之明帝之性雖崇奢然未遽營陵墓之制也

宣帝預自於首陽山爲土藏不墳不樹作顧命終制歛以時服不設明器景文皆謹奉成命無所加焉景帝崩喪事制度又依宣帝故事武帝泰始四年文明王皇后崩將合葬開崇陽陵使太尉司馬望奉祭進皇帝密璽綬於便房神坐魏氏金璽此又儉矣

江左初元明崇儉且百度草創山陵奉終省約備矣
成帝咸康七年皇后杜氏崩詔外宮五日一入臨內
宮且一入而已過葬虞祭禮畢止有司奏大行皇后
陵所作凶門栢廡門號顯陽端門詔曰門如所處凶
門栢廡大為煩費停之案蔡謨說以二瓦噐盛始死
之祭繫於木裹以葦席置庭中近南名為重今之凶
門是其象也禮既虞而作主今未葬未有主故以重
當之禮稱為主道此其義也范堅又曰凶門非禮禮
有懸重形似凶門後人出之門外以表喪俗遂行之
簿帳即古弔幕之類

時又詔曰重壤之下豈宜

崇飾無用陵中唯絜掃而已有司又奏依舊選公卿
以下六品子弟六十人為挽郎詔又停之

孝武帝太元四年九月皇后王氏崩詔曰終事唯從
儉速又詔遠近不得遣山陵使有司奏選挽郎三十
四人詔停之

古無墓祭之禮漢承秦皆置園寢正月上丁祠南郊
禮畢次北郊明堂高廟世祖祠廟謂之五供

魏武葬高陵有司依漢立陵上祭殿至文帝黃初三
年乃詔曰先帝躬履節儉遺詔省約子以述父為孝
臣以繫事為忠古不墓祭皆設於廟高陵上殿皆毀

壞車馬還廐衣服藏府以從先帝儉德之志文帝自作終制又曰壽陵無立寢殿造園邑自後園邑寢殿遂絕齊王在位九年始一謁高平陵而曹爽誅其後遂廢終於魏世及宣帝遺詔子弟羣官皆不得謁陵於是景文遵旨至武帝猶再謁崇陽陵一謁峻平陵然遂不敢謁高原陵至惠帝復止也逮于江左元帝崩後諸公始有謁陵辭告之事蓋由眷同友執率情而舉非洛京之舊也成帝時中宮亦年年拜陵議者以爲非禮於是遂止以爲永制至穆帝時褚太后臨朝又拜陵帝幼故也至孝武崩驃騎將軍司馬道子曰今雖權制服至於朔望諸節自應展情陵所以一

周爲斷於是至陵變服單衣煩黷無準非禮意也及安帝元興元年尚書左僕射桓譙奏百僚拜陵起於中興非晉舊典積習生常遂爲近法尋武皇帝詔乃不使人主諸王拜陵豈唯百僚謂宜遵奉於是施行及義熙初又復江左之舊

太康七年大鴻臚鄭默母喪既葬當依舊攝職固陳不起於是始制大臣得終喪三年然元康中陳準傳咸之徒猶以權奪不得終禮自茲已往以爲成比也太康元年東平王楙上言祖王昌父慈本居長沙有

妻息漢末使入中國值吳叛仕魏為黃門郎與前妻
 息死生隔絕更娶昌母今江表一統昌聞前母久喪
 言疾求平議守博士謝衡議曰雖有二妻盖有故而
 然不為害於道議宜更相為服守博士許猛以為地
 絕又無前母之制正以在前非沒則絕故也前母雖
 在猶不應服段暢秦秀騶冲從猛散騎常侍劉智安
 議禮為常事制不為非常設也亡父母不知其死生
 者不著於禮平生不相見去其加隆以替為斷都令
 父虞溥議曰臣以為禮不二嫡所以重正非徒如前
 議者防妬忌而已故曰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未有遭

變而二嫡苟不二則昌父更娶之辰是前妻義絕之
 日也使昌父尚存二妻俱在必不使二嫡專堂兩婦
 執祭同為之齊也秦秀議二妾之子父命令相慈養
 而便有三年之恩便同所生昌父何義不命二嫡依
 此禮乎父之執友有如子之禮况事兄之母乎許猛
 又議夫少婦雅則不可許以改娶更適矣今妻在許
 以更聘夫存而妻得改醮者非絕而何侍中領博士
 張惲議昔舜不告而娶婚禮盖闕故堯典以釐降二
 女為文不殊嫡媵傳記以犯夫人稱之明不立正后
 也夫以聖人之弘帝者嫡子猶權事而變以定典禮

黃昌之告新妻使避正室時論許之推姬氏之讓執黃卿之決宜使各自服其母黃門侍郎崔諒荀悝中書監荀勗領中書令和嶠侍郎夏戾湛皆如溥議侍郎山雄兼侍郎著作陳壽以為溥駁一與之齊非大夫也禮無二嫡不可以並耳若昌父及二母於今各存者則前母不廢已有明徵也設令昌父將前母之子來入國國尚在者當從出母之服苟昌父無棄前妻之命昌兄有服母之理則昌無疑於不服賊曹屬卞粹議昌父當莫審之時而娶後妻則前妻同之於死而義不絕若生相及而後妻不去則妾列於前志矣死而會乎則同祔於葬無並嫡之實必欲使子孫於沒世之後追計二母隔絕之時以為並嫡則背違死父追出母亡議者以為禮無前母之服者可謂以文害意思以為母之不親而服三年非一無異於前母也倉曹屬衛恒議或云嫡不可二前妻宜絕此為奪舊與新違母從子禮律所不許人情所未安也或云絕與死同無嫌二嫡據其相及欲令服此為論嫡則死議服則生若還自相伐理又不通愚以為地絕死絕誠無異也宜一如前母不復追服主簿劉卞議必在南為邦族於北為羈旅以此名分言之前妻為

元妃後婦爲繼室何至王路既通更當逐其今妻廢其嫡子不書姜氏絕不爲親以其犯至惡也趙姬雖貴必推叔隗原同雖寵必嫡宣孟若違禮苟讓何則春秋所當善也論者謂地絕其情終已不得往來今地既通何爲故當追而絕之邪王昌見美斯又近世之明比司空齊王攸議禮記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諸儒皆以爲父以他故子生異域不及此親存時歸見之父雖追服子不從稅不責非時之恩也但不相見尚不服其先終而况前母非親所生義不踰祖莫往莫來恩絕殊隔而今追服殆非稱情立文之謂也以爲昌不宜追服司徒李胤議恣爲黃門侍郎江南已叛石厚與焉大義滅親况於恣之義可得以爲妻子大司馬騫不議太尉充撫軍大將軍汝南王亮皆從主者溥又駁粹曰喪從寧戚謂喪事尚哀耳不使服非其親也夫死者終也終事已故無絕道分居兩存則離否由人夫婦以叛合爲義今土隔人殊則配合理絕彼已更娶代已安得自同於死婦哉伯夷讓孤竹不可以爲後王法也且既已爲嫡後服復云爲妾生則或貶或離死則同祔於葬妻專一以事夫夫懷貳以接已開僞薄之風傷貞

信之教於以純化篤俗不亦難乎今昌二母雖土地殊隔據同時並存何得為前母後母乎設使昌母先亡以嫡合葬而前母不絕遠聞喪問當復相為制何服邪夫制不應禮動而愈失夫孝子不納親於不義貞婦不昧進而苟容今同前嫡於死婦使後妻居正而或廢於二子之心曾無愆乎而云誣父棄母恐此文致之言難以定臧否也禮違諸侯適天子不服舊君然則昌父絕前君矣更納後室廢舊妻矣又何取於宜誅宜撫乎且婦人之有惡疾乃慈夫之所愍也而在七出誠以人理應絕故也今夫婦殊域與無妻

同方之惡疾埋無以其據已更娶有絕前之證而云應服於義何居尚書八座以為設令有人於此父為敦煌太守而子後任於洛若父娶妻非徒不見乃可不知及其死亡不得不服但鞠養已者情哀而不相兄名制雖戚念之心殊而為之服一也又兩后匹嫡自謂違禮不謂非常之事而以禮處之也昔子思二哭出母於廟其門人曰庶氏之安死何謂哭於孔氏之廟子思懼改哭於他室若昌不制服不得不告其父母掘其前母之尸徙之他地若其不徙昌為罪人何則異族之女不得祔于先姑藏其墓次故也且夫

婦人牽夫猶有所尊趙姬之舉禮得權通故先史詳之不譏其事耳今昌之二母各已終亡尚無並主輕重之事也昌之前母宜依叔隗為比若亡在昌未生之前者則昌不應復服生及母存自應如禮以名服三年輒正之為文章草下太常報棘奉行制曰凡事有非常當依準舊典為之立斷今議此事稱引趙姬叔隗者粗是也然後狄與晉和故姬氏得迎叔隗而下之吳寇隔塞誌與前妻終始永絕必義無兩嫡則趙妻可以專制隗氏昌為人子豈得擅替其母且誌一妻並以絕亡其子猶後母之子耳昌故不應制服

也太與論著作即于寶論之曰禮有經有變有權王誌之事有為為之也有不可責以始終之義不可求以循常之文何群議之紛錯同產者無嫡側之別而先生為兄諸侯同爵無等級之差而先封為長今二妻之入無貴賤之禮則宜以先後為秩順序義也今生而同室者宜死而同廟者衆及其神位固有上下也故春秋賢趙姬遭禮之變而得禮情也且夫言凶哀樂動乎情者也五禮之制所以叙情而即事也今二母者本他人也以名來親而息否於時敬不及生愛不及喪夫何追服之道哉張惲劉卞得其先後之

節齊王衛恒通于服絕之制可以斷矣朝廷於此宜導之以趙姬齊之以詔命使先妻恢含容之德後妻崇卑讓之道室人達長少之序百姓見變禮之中若此可以居生又况於死乎古之王者有師友之禮行其臣而不敢自尊今令先妻以一體接後而後妻不敢抗及其子孫交相為服禮之善物也然則三昌兄弟相得之日蓋宜祫祭二母等其禮贖序其先後配以左右兄弟肅雍交酬奏獻上以恕先父之志中以高二母之德下以齊兄弟之好使義風流于王教慈讓洽乎急難不亦得禮之本乎是時沛國劉仲

武先娶母丘氏生子正舒正則二人母丘儉反敗仲武出其妻娶王氏生陶仲武為母丘氏別舍而不告絕及母丘氏卒正舒求祔葬焉而陶不許舒不釋服訟于上下泣血露骨縗裳綴絡數十年弗得後以至死亡時吳國朱某娶妻陳氏生子東伯入晉晉賜妻某氏生子綏伯太康之中某已亡綏伯將母以歸邦族兄弟交愛敬之道二母篤先後之序雍雍人無間焉及其終也二子交相為服君子以為賢安豐太守程諒先以有妻後又娶遂立二嫡前妻亡後妻子勲疑所服申書令張華造甲乙之間曰甲娶乙為妻後

又娶景匿不說有乙居家如二嫡無有貴賤之差乙
亡景之子當何服本實並列嫡庶不殊雖二嫡非正
此失在先人人子何得專制折其親也若為庶母服
又不成為庶進退不知所後太傅鄭冲議曰甲失禮
於家二嫡並在誠非人子所得正則乙景之子並當
三年禮疑後重車騎賈充侍中少傅任愷議略與鄭
同太尉荀顛議曰春秋並后匹嫡古之明典也今不
可以犯禮並立二妻不別尊卑而遂其失也故當斷
之以禮先至為嫡後至為庶景子宜以嫡母服乙乙
子宜以庶母事景昔扁建去芟古人以為違禮而得
禮景子非為抑其親斯自奉禮先後貴賤順叙之義
也中書監荀勗議曰昔鄉里鄭子群娶陳司空後妹
後隲呂布之亂不復相知存亡更娶鄉里蔡氏女徐
州平安陳氏得還遂二妃並存蔡氏之子字元爨為
陳氏服嫡母之服事陳公以從舅之禮族兄宗伯曾
責元爨謂抑其親鄉里先達以元爨為合宜不審此
事粗相似否

建武元年以溫嶠為散騎侍郎嶠以母亡值寇不臨
殯葬欲營改葬因讓不拜元帝詔曰溫嶠不拜以未
得改卜葬送朝議又頗有異同為審由此邪天下有

闕塞行禮制物者當使理可經通古人之制三年非情之所盡蓋存亡有斷不以死傷生耳要經而服金革之役者豈營官邪隨王事之緩急也今桀逆未梟平陽道斷奉迎諸獬未得徑進嶠特一身於河濟其私艱而以理闕自疑不服王命邪其令三司八座門下三省外內群臣詳共通議如嶠比吾將親裁其中於是太宰西陽王羨司徒臨潁公組驃騎將軍即丘子導侍中紀瞻尚書周顛散騎常侍荀邃等議以昔伍員挾弓去楚為吳行人以謀楚誠志在報讎不苟滅身也温嶠遭難昔在河朔日尋干戈志刷讎惡萬里投身歸赴朝廷將欲因時竭力憑賴王威以展其情此乃嶠之志也無緣道路未通師旅未進而更中辭王事留志家巷也以為誠宜如明詔於是有司奏曰案如衆議去建武元年九月下辛未令書依禮文父喪未葬唯喪主不除以他故未葬人子之情不可居殯而除故期於畢葬無遠近之斷也若亡遇賊難喪靈無處求索理絕固應三年而除不得故從未葬之例也若骨肉殲於寇害死亡漫於中原而繼以遺賊未滅亡者無收殯之實存者又闕於奔赴之禮而人子之情哀痛未斲輒依未葬之義久而不除若遂

其情則人居無限之喪非有禮無時不得之義也諸
如此皆如東闕故事限行三年之禮畢而除也唯二
親生離吉凶未分服喪則凶事未絕後吉則疑於不
存心憂居素出自人情有如此者非官制之所裁今
嶠以未得改卜奔赴累設疾辭案辛未之制已有功
斷皆不得復遂其私情不服王命以虧法憲參議可
如前詔嶠受拜重告以中丞司徒諸如嶠比者依東
闕故事辛未令書之制嶠不得已乃拜是時中原喪
亂室家離析朝廷議二親陷沒寇難應制服不失常
賀循曰二親生離吉凶未分服喪則凶事未絕後吉
則疑於不存心憂居素允當人情元帝令以循議爲
然太興二年司徒荀組云二親陷沒寇難萬無一冀
者宜使依王法隨例行喪庾蔚之云二親爲戎狄所
破存亡未可知者宜盡尋求之理尋求之理絕三年
之外便宜婚宦胤嗣不可絕王政不可廢故也猶宜
以哀素自居不豫吉慶之事待中壽而服之也若境
內賊亂清平肆菁之後尋覓無蹤跡者便宜制服
咸康二年零陵李繁姊先適南平郡陳詵爲妻產四
子而遭賊於賊請活姑命賊略將姊去詵更娶嚴氏
生三子繁後得姊消息往迎還詵詵籍注領二妻及

李亡詵疑制服以事言征西大將軍庾亮府平議時
議亦往往異同司馬王愨期議曰案禮不二嫡故惠
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諸侯猶爾況庶人
乎士喪禮曰繼母本實繼室故稱繼母事之如嫡故
曰如母也詵不能遠慮避難以亡其妻非犯七出見
絕於詵始不見絕終又見迎養姑於堂子為首嫡列
名黃籍則詵之妻為詵也妻則為暉也母暉之制服
無所疑矣禮為繼母服而不為前母服者如李比類
曠世所希前母既終乃有繼母後子不及前母故無
制服之文然禘祠蒸嘗未有不以前母為母者亡猶
母之況其存乎詵有老母不可以莫之養妻無歸期
納妾可也李雖沒賊尚有生冀詵尋求之理不盡而
便娶妻誠詵之短也然隴畝之夫不達禮義考之傳
記不勝施孝叔之妻失身於郤犢而不棄者以非其
罪也詵有兩妻非故犯法李鄙野人而能臨危請活
姑命險不忘順可謂孝婦矣議者欲令在沒略之中
必全善操有隕無二是望凡人皆為宋伯姬也詵雖
不應娶妻要以嚴為妻妻則繼室本非嫡也雖云非
嫡義在始終寧可以詵不應二妻而已涉二庭乎若
能下之則趙姬之義若云不能官當有制先嫡後繼

有自來矣衆議貶譏太峻故略序異懷亮從愆期議定

五經通義以為有德則謚善無德則謚惡故雖君臣可同魏朝初謚宣帝為文侯景王為武侯文王表不宜與二祖同於是改謚宣文忠武至文王受晉王之號魏帝又追命宣文為宣王忠武為景王

太康八年十月太常上謚故太常平陵男郭奕為景侯有司奏云晉受命以來祖宗號謚群下未有同者故郭奕為景與景皇同不可聽宜謚曰穆王濟羊璞等並云夫無窮之祚名謚不一若皆相避於制難全

如悉不避復非推崇事尊之禮宜依諱名之義但及七廟祖宗而已不及遷毀之廟成粲武茂劉訥並云同謚非嫌號謚者國之大典所以厲時作教經天人之遠旨也固雖君父義有所不隆及在臣子或以行

顯故能使上下邁德罔有殆荒臣願聖世同符堯舜行周同謚之禮舍漢魏近制相避之義又引周公父子同謚曰文武帝詔曰非言君臣不可同正以奕謚景不相當耳宜謚曰簡及太元四年侍中王欣之表

君臣不嫌同謚尚書奏以欣之言為然詔可其夫不驃騎將軍温嶠前妻李氏在嶠徵時便卒又娶王氏

何氏並在嶠前死及嶠薨朝廷以問陳舒三人並得
為夫人不舒云禮記其妻為夫人而卒而後其夫不
為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妻卒而後夫為夫人
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然則夫榮於朝妻貴於室
雖先夫沒榮辱常隨於夫也禮記曰妻祔於祖姑祖
始有三人則祔其親者如禮則三人皆為夫人也自
秦漢已來廢一娶九女之制近世無復斷室之禮先
妻卒則更娶苟生加禮則亡不應貶庶蔚之云賤時
之妻不得並為夫人若有追贈之命則不論耳嶠傳
贈王何二人夫人印綬不及李氏

永和十一年彭城國為李太妃求謚博士曹耽之議
夫婦行不必同不得以夫謚謚婦春秋婦人有謚甚
多經無譏文知禮得謚也胡訥云禮婦人生以夫爵
死以夫謚春秋夫人有謚不復依禮耳安平獻王李
妃琅啣武王諸葛妃太傅東海王裴妃並無謚今宜
率舊典王彪之云婦人有謚禮壞故耳聲子為謚服
虔諸儒以為非杜預亦云禮婦人無謚春秋無譏之
文所謂不待貶絕自明者也近世惟后乃有謚耳太
尉荀顛上謚法云若賜謚而道遠不及葬者皆封策
下屬遣所承長吏奉策即家祭賜謚

太元十三年名孔安國為侍中安國表以黃門郎王
愉名犯私諱不得連署求解有司議云名終諱之有
心所同聞名心瞿亦明前誥而禮復云君所無私諱
大夫之所有公諱無私諱又六詩書不諱臨文不諱
豈非公義奪私情王制屈家禮哉尚書安衆男臣先
表中兵曹郎王祐名犯父諱求解職明詔爰發聽許
揆曹蓋是恩出制外耳而頃者互相瞻式源流既知
其極夫皇朝禮六百僚備職編官列署動相經涉若
以私諱人遂其心則移官易職遷流莫已既違典法
有虧政體請一斷之從之

志第十
晉書第

志第十
晉書第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禮下

五禮之別三日賓蓋朝宗覲遇會同之制是也自周
以下其禮彌繁自秦滅學之後舊典殘缺漢興始使
叔孫通制禮參用先代之儀然亦往往改異焉漢儀
有正會禮正旦夜漏未盡七刻鐘鳴受賀公侯以下
執贄來庭二千石以上升殿稱萬歲然後作樂宴饗
魏武帝都鄴正會文昌殿用漢儀又設百華燈晉氏
受命武帝更定元會儀咸寧注是也傳玄元會賦曰

考夏后之遺訓綜殷周之典藝採秦漢之舊儀定元
正之嘉會此則兼採衆代可知矣
咸寧注先正一日有司各宿設夜漏未盡十刻群臣
集到庭燎起火上賀起謁報又賀皇后還從雲龍東
中華門入謁東閣下便坐漏未盡七刻百官及受贄
郎官以下至計吏皆入立其次其陛衛者如臨軒儀
漏未盡五刻謁者僕射大鴻臚各各奏群臣就位定
漏盡侍中奏外辦皇帝出鐘鼓作百官皆拜伏太常
導皇帝升御坐鐘鼓止百官起大鴻臚跪奏請朝賀
掌禮郎讚皇帝延王登大鴻臚跪讚藩王臣某等奉

白璧各一再拜賀太常報王悉登謁者引上殿當御
坐皇帝興王再拜皇帝坐復再拜跪置璧御坐前復
再拜成禮訖謁者引下殿還故位掌禮郎讚皇帝延
太尉等於是公特進匈奴南單于金紫將軍當大鴻
臚西中二千石二千石千石六百石當大行令西皆
北面伏鴻臚跪讚太尉中二千石等奉璧皮帛羔鴈
雉再拜賀太常讚皇帝延公等登掌禮引公至金紫
將軍上殿皇帝興皆再拜皇帝坐又再拜跪置璧皮
帛御坐前復再拜成禮訖謁者引下殿還故位公置
璧成禮時大行令並讚殿下中二千石以下同成禮

訖以贄授贄郎郎以璧帛付諸謁者羔鴈雉付太官
太樂令跪奏雅樂樂以次作乘黃令乃出車皇帝罷
入百官皆坐晝漏上水六刻諸蠻夷胡客以次入皆
再拜訖坐御入後三刻又出鐘鼓作謁者僕射跪奏
請群臣上謁者引王公二千石上殿千石六百石停
本位謁者引王請樽酌壽酒跪授侍中侍中跪置御
坐前王還王自酌置位前謁者跪奏藩王臣某等奉
觴再拜上千萬歲四廂樂作百官再拜已飲又再拜
謁者引王等還本位陛下者傳就席群臣皆跪諾侍
中中書令尚書令各於殿上上壽酒登歌樂升太官

又行御酒御酒升階太官令跪授侍郎侍郎跪進御
坐前乃行百官酒太樂令跪奏奏登歌三終乃降太
官令跪請具御飯到階群臣皆起太官令持羹跪授
司徒持飯跪授大司農尚食持案並授持節持節跪
進御坐前群臣就席太樂令跪奏奏食舉樂太官行
百官飯案遍食畢太樂令跪奏請進樂樂以次作鼓
吹令又前跪奏請以次進衆妓乃召諸郡計吏前受
勅戒於階下宴樂畢謁者一人跪奏請罷退鐘鼓作
群臣北面再拜出然則夜漏未盡七刻謂之晨賀晝
漏上三刻更出百官奉壽酒謂之晝會別置女樂三

十人於黃帳外奏房中之歌江左多虞不復晨賀夜漏未盡十刻開宣陽門至平旦始開殿門晝漏上五刻皇帝乃出受賀皇太子出會者則在三恪下王公上正旦元會設白獸樽於殿庭樽蓋上施白獸若有能獻直言者則發此樽飲酒案禮白獸樽乃杜舉之遺式也爲白獸蓋是後代所爲示忌憚也
魏制藩王不得朝覲魏明帝時有朝者皆由特恩不得以爲常及泰始中有司奏諸侯之國其王公以下入朝者四方各爲一番三歲而周周則更始若臨時有故却在明年明年來朝之後更滿三歲乃復朝不

得違本數朝禮皆親執璧如舊朝之制不朝之歲各遣卿奉聘奏可江左王侯不之國其有受任居外則同方伯刺史二千石之禮亦無朝聘之制故此禮遂廢漢以高帝十月定秦且爲歲首至武帝雖改用夏正然每月朔朝至於十月朔猶常饗會其儀夜漏未盡七刻受賀及至公侯璧中二千石二千石羔千石六百石鴈四百石以下雉三公奉璧上殿御坐前北面太常讚曰皇帝爲君與三公伏皇帝坐乃前進璧百官皆賀二千石以上上殿稱萬歲舉觴御食司徒奉羨大司農奉飯奏食舉之樂百官受賜宴饗大作

樂如元正之儀魏晉則冬至日受方國及百僚稱賀
因小會其儀亞於獻歲之旦歷萬歲舉顯而後
古者帝王莫不巡狩魏文帝值天下三分方偶多事
皇輿亟動役無寧歲蓋應時之務非舊章也明帝凡
三東巡狩所過存問高年恤疾苦或賜穀帛有古巡
幸之風焉歷代帝王巡幸會其於
齊正始元年巡洛陽縣賜高年力田各有差及武帝泰始四
年詔刺史二千石長吏曰古之王者以歲時巡狩方
岳其次則三伯述職不然則行人順省故雖幽遐側
微心無壅隔下情上通上指遠諭至于鰥寡罔不得

所用垂風遺烈休聲猶存朕在位累載如臨深川夙
興夕惕明發不寢坐而待旦思四方水旱灾眚爲之
怛然勤躬約已欲令事事當宜常恐衆吏用情誠心
未著萬機兼猥慮有不周政刑失謬而弗獲備覽百
姓有過在予一人惟歲之不易未遑卜征巡省之事
下之未乂其何以恤之今使使持節侍中副給事黃
門侍郎銜命四出周行天下親見刺史二千石長吏
申諭朕心訪求得失損益諸宜觀省政教問人間患
苦周典有之以其萬姓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
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暴亂作逆犯令爲一書其札

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每國
辨異之以返命于王舊章前訓今率由之還具條奏
俾朕昭然鑒于幽遠若親行焉大夫君子其各悉乃
心敬乃事嘉言令圖苦言至戒與使者盡之無所隱
諱方將虛心以俟其勉哉勗之稱朕意焉新禮巡狩
方嶽柴望告設壇宮如禮諸侯之覲者賓及執贄皆
如朝儀而不建旗摯虞以爲覲禮諸侯覲天子各建
其旗旗章所以殊爵命示等威詩稱君子至止言觀
其旂宜定新禮建旗如舊禮詔可其議然終晉代其
禮不行

封禪之說經典無聞禮有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
山升中於天而鳳皇降龜龍格天子所以巡狩至於
方嶽燔柴祭天以告其成功事似而非也識緯諸說
皆云王者封泰山禪梁甫易姓紀號秦漢行其典前
史各陳其制矣

魏明帝黃初中護軍蔣濟曰夫帝王大禮巡狩爲先
昭祖揚禰封禪爲首是以自古革命受符未有不蹈
梁父登泰山刊無竟之名紀天人之際者也故司馬
相如謂有文以來七十二君或順所繇於前謹遺教
於後太史公曰主上有聖明而不宣布有司之遇也

然則元功懿德不刊梁山之石無以顯帝王之功示
兆庶不朽之觀也語曰當君而歎堯舜之美譬猶人
子對厥親而生譽他人之父今大魏承百王之弊亂
拯流遁之艱厄接千載之衰緒繼百代之廢業自武
文至于聖躬所以叅成天地之道綱維神人之化上
天報應嘉瑞顯祥以比往古無所取喻至於歷世迄
今未廢大禮雖志在掃盡殘盜蕩滌餘穢未遑斯事
若爾三苗屈強於江海大舜當廢東巡之儀徐夷跳
梁於淮泗周成當止岱嶽之禮且去歲破吳虜於江
漢今茲屠蜀賊於隴右其震蕩內潰在不復淹無累

於封禪之事也此議久廢非倉卒所定宜下公卿廣
撰其禮十年考時昭告上帝以副天下之望臣待罪
軍旅不勝大願冒死以聞詔曰聞蔣濟斯言使吾汗
出流足自開闢以來封禪者七十餘君耳故太史公
曰雖有受命之君而功有不洽是以中間廣遠者千有
餘年近者數百載其儀闕不可得記吾何德之脩敢
庶茲乎濟豈謂世無管仲以吾有桓公登泰山之志
乎吾不欺天也濟之所言華則榮矣非助我者也公
卿侍中尚書常侍省之而已勿有所議亦不須答詔
也天子雖距濟議而實使高堂隆草封禪之儀以天

下未一不欲便行大禮會隆卒不復行之及武帝平
吳混一區宇太康元年九月庚寅尚書令衛瓘尚書
左僕射山濤右僕射魏舒尚書劉寔司空張華等奏
曰臣聞肇自生靈則有后辟年載之數莫之能紀立
德濟世揮揚仁風以登封泰山者七十有四家其謚
號可知者十有四焉沉淪寂寞曾無遺聲者不可勝
記大晉之德始自重黎實佐顓頊至于夏商世序天
地其在于周不失其緒金德將升世濟明聖外平蜀
漢海內歸心武功之盛實由文德至于陛下受命踐
祚弘建大業群生仰毓惟獨江湖沅湘之表凶桀負
罔歷代不賓神謀獨斷命將出討兵威暨加數旬蕩
定羈其鯨鯢赦其罪逆雲覆雨施八方來同聲教所
被達于四極雖黃軒之征大禹遠略周之弈世何以
尚今若夫玄石素文底號前載象以數表言以事告
雖古河圖洛書之徵不是過也宜宣大典禮中嶽封
泰山禪梁父發德號明至尊享天休薦黎庶勒千載
之表播流後之聲俾百世之下莫不興起斯帝王之
盛業天人之至望也詔曰今逋寇雖殄外則障塞有
警內則百姓未寧此盛德之事所未議也瓘等又奏
曰今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大漠之陰日南北戶莫

不通屬芒芒禹跡今實過之天人之道已周巍巍之功已著宜脩禮地祇登封泰山致誠上帝以答人神之願也乞如前奏詔曰今陰陽未和刑政未當百姓未得其所豈可以勒功告成邪詔不許瓘等又奏曰臣聞處帝王之位者必有歷運之期天命之應濟地庶之功者必有盛德之容告成之典無不可誣有不敢讓自古道也而明詔謙冲屢辭其禮雖盛德攸在推而未居夫三公職典天地實掌人物國之大事取義於此故漢氏封禪非是官也不在其事臣等前奏蓋陳祖考之功天命又應陛下之德合同四海迹古

考今宜修此禮至於克定歲月雖五府上議然後奏聞詔曰雖蕩清江表皆臨事者之勞何足以告成方望群后思隆大化以寧區夏百姓獲又與之休息斯朕日夜之望無所復下諸府矣瓘等又奏臣聞唐虞三代濟世弘功之君莫不仰承天休俯協人志登介丘履梁父未有辭焉者蓋不可讓也今陛下勲高皇德無與二茂績宏規巍巍之業固非臣等所能究論而聖旨勞謙屢自抑損時至弗應推美不居闕皇代之上儀塞靈祗之歎望使大晉之典謨同風於三五臣等誠不敢奉詔請如前奏施行詔曰方當共思弘

道以康庶績且俟他年無所復紛紜也王公有司又
奏自古聖明光宅四海封禪名山著於史籍作者七
十四君矣舜禹之有天下也巡狩四嶽躬行其道易
著觀俗省方禮有升于中天詩頌陟其高山皆載在
方策文王爲西伯以服事殷周公以魯藩列于諸侯
或享于岐山或有事泰山徒以聖德猶得爲其事自
是以來功薄而僭其義者不可勝數號謚不泯以至
于今況高祖宣皇帝肇開王業海外有截世宗景皇
帝濟以大功輯寧區夏太祖文皇帝受命造晉盪定
蜀漢陛下應期龍興混一六合澤被群生威震無外
昔漢氏失統吳蜀鼎峙兵興以來近將百年地險俗
殊人望絕塞今不羈之寇二代而平非聰明神武先
天弗違孰能巍巍其成功若茲者歟臣等幸以千載
得遭運會親服大化日覩太平至公至美誰與爲讓
宜祖述先明憲章古昔勒功岱嶽登封告成弘禮樂
之制正三雍之典揚名萬世以顯祖宗是以不勝大
願敢昧死以聞請告太常具禮儀復上詔曰所議誠
列代之盛事也然方今未可以爾便報絕之
哀帝即位欲尊崇章皇太妃桓溫議宜稱太夫人尚
書僕射江綦議曰虞舜體仁孝之性盡事親之禮貴

爲天王富有四海而瞽叟無立錐之地一級之爵蒸
蒸之心昊天罔極寧常忍父卑賤不以微號顯之豈
不以子無爵父之道理窮義屈靡所厝情者哉春秋
經曰紀季姜歸于京師傳曰父母之於子雖爲天王
后猶曰吾季姜言子尊不加父母也或以爲子尊不
加父母則武王何以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乎周之三
王德配天地王跡之興自此始也是以武王仰尋前
緒遂奉天命追崇祖考明不以子尊加父母也按禮
幼不誅長賤不誅貴幼賤猶不得表彰長貴況敢錫
之以榮命邪漢祖感家令之言而尊太公荀悅以爲

孝莫大于嚴父而以子貴加之父母家令之言過矣
爰逮孝章不上賈貴人以尊號而厚其金寶幣帛非
子道之不至也蓋聖典不可踰也當春秋時庶子承
國其母得爲夫人不審直子命母邪故當告於宗祧
以先君之命命之邪竊見詔書當臨軒拜授貴人爲
皇太妃今稱皇帝策命命貴人斯則子爵母也貴人
北面拜授斯則母臣子也天尊地卑名位定矣母貴
子賤人倫序矣雖欲加崇貴人而實卑之雖顯明國
典而實廢之且人主舉動史必書之如當載之方策
以示後世無乃不順乎竊謂應告顯宗之廟稱貴人

仁淑之至宜加殊禮以酬鞠育之惠奉先靈之命事不在已妃后雖是配君之名然自后以下有夫人九嬪無稱妃焉桓公謂宜進號太夫人非不允也如以夫人爲少可言皇太夫人皇君也君太夫人於名禮順矣帝特下詔拜皇太妃三月景辰使兼太保王恬授重綬儀服一如太后又詔曰朝臣不爲太妃敬爲合禮不太常江適議位號不極不應盡敬孝武追崇會稽鄭太妃爲簡文太后詔問當開墓不王珣荅據三祖追贈及中宗敬后並不開墓位更爲塋域制度

耳

褚太后臨朝時議褚哀進見之典蔡謨王彪之並以虞舜漢高祖猶執子道況后乎王者父無拜禮尚書八座議以爲純子則王道缺純臣則孝道虧謂公庭如臣私覲則嚴父爲允

漢魏故事皇太子稱臣新禮以太子旣以子爲名而又稱臣臣子兼稱於義不通除太子稱臣之制摯虞以爲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義兼臣子則不嫌稱臣宜定新禮皇太子稱臣如舊詔從之

太寧三年三月戊辰明帝立皇子衍爲皇太子癸巳詔曰禮無生而貴者故帝元子方之於士而漢魏以

來尊崇儲貳使官屬稱臣朝臣咸拜此甚無謂吾昔
在東宮未及啓革今衍幼沖之年便臣先達將令日
習所見謂之自然此豈可以教之邪主者其下公卿
內外通議使必允禮中尚書令卞壺議以爲周禮王
后太子不會明禮同於君皆所以重儲貳其正嫡苟
奉之如君不得不拜矣太子若存謙沖故宜答拜臣
以爲皇太子之立郊告天地正位儲宮豈得同之皇
子揖讓而已謂宜稽則漢魏闔朝同拜從之

太元中尚書符問王公已下見皇太子儀及所衣服
侍中領國子博士車胤議朝臣宜朱衣冠冕惟施
子答拜按經傳不見其文故太傅羊祜歲慶太子稱
叩頭死罪此則拜之證也又太寧三年詔議其典尚
書卞壺謂宜稽則漢魏闔朝同拜其朱衣冠冕惟施
之天朝宜禱幘而已朝議多同

太元十二年議二王後與太子先後博士庾弘之及
尚書參議並以爲陳留國之上賓皇太子雖國之儲
貳猶在臣位陳留王坐應在太子上陳留王勸表稱
疾病積年求放罷詔禮官博士議之博士曹耽云勸
爲祭主而無執祭之期宜與穆子孟繫事同王彪之
云二王之後不宜輕致廢立記傳未見有已爲君而

疾病退罷者當知古無此禮孟縶穆子是方應爲君
非陳留之比

咸康四年成帝臨軒遣使拜太傅太尉司空儀注太
樂宿懸於殿庭門下奏非祭祀宴饗則無設樂之制
太常蔡謨議曰凡敬其事則備其禮禮備則制有樂
樂者所以敬事而明義爲耳目之娛故冠亦用之不
惟宴饗宴饗之有樂亦所以敬賓也故郤至使楚楚
子饗之郤至辭曰不忘先君之好貺之以大禮重之
以備樂尋斯辭也則宴樂之意可知矣公侯大臣人
君所重故御坐爲起在輿爲下言稱伯舅傳曰國

卿君之貳也是以命使之日御親臨軒百僚陪列此
卽敬事之意也古者天王饗下國之使及命將帥遣
使臣皆有樂故詩序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又曰
採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杖杜以勤歸皆作樂
而歌之今命大使拜輔相比於下國之臣輕重殊矣
輕誠有之重亦宜然故謂臨軒遣使宜有金石之樂
議奏從焉

漢魏故事王公群妾見於夫人夫人不答拜新禮以
爲禮無不答更制祀公侯夫人答妾拜摯虞以爲禮
妾事女君如婦之事姑妾服女君朞女君不報則敬

與婦同而又加賤也各位不同本無酬報禮無不答
義不謂此先聖殊嫡庶之別以絕陵替之漸峻明其
防猶有僭違宜定新禮日如其舊詔可其議
五禮之別其四曰軍所以和外寧內保大定功者也
但兵者凶事故因蒐狩而習之

漢儀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東門以
薦陵廟其儀乘輿御戎路白馬朱鬣躬執弩射生
牲以爲薦麋太宰命謁者各一人載以獲車馳送陵
廟還宮遣使者齎束帛以賜武官武官隸兵習戰陣
之儀斬牲之禮名曰驅劉兵官皆隸孫吳兵法六十四

陣既還公卿已下陳雒陽前街乘輿到公卿已下拜
天子下車公卿親識顏色然後還宮古語曰在軍下
車則惟此時施行漢世率以爲帝至獻帝建安二十
一年魏國有司奏古四時講武皆於農隙漢西京承
秦制三時不講惟十月都講今金革未偃士衆素習
可無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擇吉日大朝車騎號曰閱
兵上合禮名下承漢制奏可是冬閱兵魏王親執金
鼓以令進退

延康元年魏文帝爲魏王是年六月立秋閱兵于東
郊公卿相儀王御華蓋親令金鼓之節

魏明帝太和元年十月又閱兵

武帝泰始四年九月咸寧元年太康四年六年冬皆

自臨宣武觀大閱衆軍然不自令進退也自惠帝以

後其禮遂廢

元帝太興四年詔左右衛及諸營教習依大習儀作

鴈羽仗

成帝咸和中詔內外諸軍戲兵於南郊之場故其地

曰名闔場自後藩鎮桓庾諸方伯往往閱習然朝廷

無事焉

漢魏故事遣將出征符節即授節使於朝堂其後苟

顛等所定新禮遣將御臨軒尚書受節鉞依古兵書

跪而推轂之義也

五禮之別其五曰嘉宴饗冠婚之道於是乎備周末

崩離賓射宴饗之則罕復能行冠婚飲食之法又多

遷變周禮雖有服冕之數而無天子冠文又儀禮云

公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王鄭皆以為夏末上下

相亂篡弑由生故作公侯冠禮則明無天子冠禮之

審也大夫又無冠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

之有周人年五十而有賢才則試以大夫之事猶行

士禮也故筮日筮賓冠於阼以著代醮於客位三加

高曆十年補刊

彌尊皆士禮耳然漢代以來天子諸侯頗採其儀正月甲子若景子為吉日可加元服儀後冠禮是也漢順帝冠又兼用曹褒新禮乘輿初加緇布進賢次爵弁武弁次通天皆於高廟以禮謁見世祖廟王公已下初加進賢而已按此文始冠緇布後古制也冠於宗廟是也魏天子冠一加其說曰士禮三加加有成也至於天子諸侯無加數之文者將以踐阼臨下尊極德備豈得與古同也魏氏太子再加皇子王公世子乃三加孫毓以為一加再加皆非也禮醮辭曰令月吉日以歲之正以月之令按魯襄公冠以冬漢惠

帝冠以三月明無定月而後漢以來帝加元服咸以正月及咸寧二年秋閏九月遣德冠汝南王東此則非必歲首冠禮於廟然武惠冠太子太子皆即廟見斯亦擬在廟之儀也穆帝孝武將冠皆先以幣告廟訖又廟見也惠帝之為太子將冠武帝臨軒使兼司徒高陽王珪加冠兼光祿大夫屯騎校尉華廙贊冠江左諸帝將冠金石宿設百僚陪位又豫於殿上鋪大牀御府令奉冕幘簪導袞服以授侍中常侍太尉加幘太保加冕將加冕太尉跪讀祝文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皇帝穆穆思弘袞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

率遵祖考永永無極眉壽惟期介茲景福加冕訖侍
中繫玄統侍中脫帝絳紗服加袞服冕冠事畢太保
率群臣奉觴上壽王公以下三稱萬歲乃退按儀注
一加幘冕而已

泰始十年南宮王承年十五依舊應冠有司奏議禮
十五成童國君十五而生子以明可冠之宜又漢魏
遣使冠諸王非古典於是制王十五而冠不復加使
命王彪之云禮傳冠皆在廟按武帝既加元服車駕
出拜于太廟以告成也蓋亦猶擬在廟之儀
魏齊王正始四年始立皇后甄氏其儀不存

武帝咸寧二年臨軒遣太尉賈克策立皇后楊氏納
悼后也因大赦賜王公以下各有差百僚上禮
太康八年有司奏婚祔徵大婚用玄纁束帛加珪馬
二駟王侯玄纁束帛加璧乘馬大夫用玄纁束帛加
羊古者以皮馬爲庭實天子加以穀珪諸侯加大璋
可依周禮改璧用璋其羊鴈酒米玄纁如故諸侯婚
禮加納采告期親迎各帛五匹及納徵馬四匹皆令
夫家自備惟璋官爲具致之尚書朱整議按魏氏故
事王娶妃公主嫁之禮天子諸侯以皮馬爲庭實天
子加以穀珪諸侯加以大璋漢高后制聘后黃金二

百斤馬十二匹夫人金五十斤馬四匹魏氏王娶妃
公主嫁之禮用絹百九十匹晉興故事用絹三百匹
詔曰公主嫁由夫氏不宜皆爲備物賜錢使足而已
惟給璋餘如故事
成帝咸康二年臨軒遣使持節兼太保領軍將軍諸
葛恢兼太尉護軍將軍孔愉六禮備物拜皇后杜氏
卽日入宮帝御太極殿羣臣畢賀賀非禮也王者婚
禮禮無其例春秋祭公逆王后于紀穀梁左氏傳說
與公羊又不同而自漢魏遺事並皆闕略武惠納后
江左又無復儀注故成帝將納杜后太常華恒始與

博士叅定其儀據杜預左氏傳說主婚是供其婚禮
之幣而已又周靈王求婚於齊齊侯問於晏桓子桓
子對曰夫婦所生若如人姑姊妹則稱先守某公之
遺女若如人此則天子之命自得下達臣下之荅徑
自上通先儒以爲丘明詳錄其事蓋爲王者婚娶之
禮也故成帝臨軒遣使稱制拜后然則儀注又不具
存重而論古則又恭肅主入廟武帝臨試宜
康帝建元元年納皇后褚氏而儀注陞者不設旄頭
殿中御史奏令迎皇后依成恭皇后入宮御物而儀
注至尊袞冕升殿旄頭不設求量處又按昔迎恭皇

后惟作青龍旂其餘皆卽御物今當臨軒遣使而五牛旂旄頭畢罕並出卽用故致今闕詔曰所以正法服升太極者以敬其始故備其禮也今云何更闕所重而徹法物邪又恭后神主入廟先帝詔后禮宜降不宜建五牛旗而今猶復設之邪旣不設五牛旗則旄頭畢罕之物易具也又詔曰舊制旣難準且於今而備亦非宜府庫之儲惟當以供軍國之費耳法服儀飾粗令舉其餘兼副雜器停之

穆帝升平元年將納皇后何氏太常王彪之大引經傳及諸故事以定其禮深非公羊婚禮不稱主人之義又曰王者之於四海無非臣妾雖復父兄之親師友之賢皆純臣也夫崇三綱之始以定乾坤之儀安有天父之尊而稱臣下之命以納伉儷安有臣下之卑而稱天父之名以行大禮遠尋古禮無王者此制近求史籍無王者此制比於情不安於義不通按咸寧二年納悼皇后時弘訓太后母臨天下而無命戚屬之臣爲武皇父兄主婚之文又考大晉已行之事咸寧故事不稱父兄師友則咸寧華恒所上禮合於舊臣愚謂今納后儀制宜一依咸寧故事於是從之華恒所定之禮依漢舊及晉已行之制故彪之多從

咸寧由此也惟以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而咸康群臣賀爲失禮故但依咸寧上禮不復賀其告廟六禮版文等儀皆彪之定也其納采版文壘書曰皇帝咨前太尉叅軍何琦渾元咨始肇經人倫爰及夫婦以奉天地宗廟社稷謀于公卿咸以宜率由舊典今使使持節太常彪之宗正綜以禮納采主人曰皇帝嘉命訪婚陋族備數采擇臣從祖弟故散騎侍郎準之遺女未閑教訓衣履若如人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前太尉叅軍都鄉侯糞土臣何琦稽首頓首再拜承詔次問名版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姓兩儀配合承乾

統物正位于內必俟令族重章舊典今使使持節太常某宗正某以禮問名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到重宣中詔問臣名族臣族女父母所生先臣故光祿大夫零婁侯禎之遺玄孫先臣故豫州刺史關中侯暉之曾孫先臣安豐太守關中侯叡之孫先臣故散騎侍郎準之遺女外出自先臣故尚書左丞胄之外曾孫先臣故侍中關內侯亮之外孫女年十七欽承舊章周奉典制次納吉版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姓人謀龜從僉曰貞吉敬從典禮今使使持節太常某宗正某以禮納吉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

詔太上元步巨陋族平鄙憂懼不堪欽承舊章肅奉
典制次納徵版文曰皇帝曰咨其官某姓之女有母
儀之德窈窕之姿如山如河宜奉宗廟永承天祚以
玄纁皮帛馬羊錢璧以典章禮今使使持節司徒某
太常某以禮納徵主人曰皇帝嘉命降婚卑陋崇以
上公寵以典禮備物典策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次請
期版文曰皇帝曰咨其官某姓謀于公卿泰筮元龜
罔有不臧率遵典禮今使使持節太常某宗正某以
禮請期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其重宣中詔吉日惟
某可迎臣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次親迎版文曰皇帝

曰咨其官某姓歲吉月令吉日惟某率禮以迎今使
使持節太保某太尉某以禮迎主人曰皇帝嘉命使
者其重宣中詔今月吉辰備禮以迎上公宗卿兼至
副介近臣百兩臣螻蟻之族猥承大禮憂懼戰悸欽
承舊章肅奉典制某稽首承詔皆如初答孝武納王
皇后其禮亦如之其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皆用
白鴈白羊各一頭酒米各十二斛惟納徵羊一頭玄
纁用帛三匹絳二匹絹二百匹獸皮一枚錢二百萬
玉璧一枚馬六匹酒米各十二斛鄭玄所謂五鴈六
禮也其馬之制備物之數校太康所奏又有不同云

古者婚冠皆有醮鄭氏醮文三首具存

升平八年臺符問迎皇后大駕應作鼓吹不博士胡
訥議臨軒儀注闕無施安鼓吹處所又無舉麾鳴鍾
之條太常王彪之以爲婚禮不樂鼓吹亦樂之摠名
儀注所以無者依婚禮今宜備設而不作時用此議
永和二年納后議賀不王述云婚是嘉禮春秋傳曰
娶者大吉非常吉又傳曰鄭子罕如晉賀夫人鄰國
猶相賀況臣下邪如此便應賀但不在三日內耳今
因廟見成禮而賀亦是一節也王彪之議云婚禮不
樂不賀禮之明文溥稱子罕如晉賀夫人旣無經文

又傳不云禮也禮取婦三日不奉樂明三日之後自
當樂至於不賀無三日之斷恐三日之後故無應賀
之禮又云禮記所以言項取妻者是日就酒食而有
慶語也愚謂無直相賀之體而有禮記共慶會之義
今世所共行于時竟不賀

穆帝納后欲用九月九月是忌月范汪問王彪之荅
云禮無忌月不故以所不見便謂無之博士曹軌苟
訥等並謂無忌月之文不應有妨王洽曰若有忌月
當復有忌歲

大元十二年春齊問皇太子既拜廟朝臣奏賀應上

禮與不國子博士車胤云百辟卿士咸預盛禮展敬
拜伏不須復上禮惟方伯牧守不覲大禮自非酒宰
貢羞無以表其乃誠故宜有上禮猶如元正大慶方
伯莫不上禮朝臣奉辭而已太學博士庾弘之議按
咸寧三年始平滌陽諸王新拜有司奏依故事燕京
城近臣諸王公主應朝賀者復上禮今皇太子國之
諸副既已崇建普天同慶謂應上禮奉賀徐邈同又
引一有元良慶江表封諸王及新宮上禮既有前
事亦皆已瞻仰致敬而又奉薦上壽應亦無疑也
江左以來太子婚納徵禮用玉璧一獸皮二未詳何

所準況或者獸取其威猛有班彩玉以象德而有潤
尋珪璋亦玉之美者豹皮采蔚以譬君子玉肅納徵
辭云玄纁束帛儷皮鴈羊前漢聘后黃金三百斤馬
十二匹亦無用羊之旨鄭氏婚物贊曰羊者祥也然
則婚之有羊自漢末始也王者六禮尚未用焉是故
太康中有司奏太子婚納徵用玄纁束帛加羊馬二

駟天中公主嫁以禮儀文各一其駟並附徵獸不

武帝泰始十年將聘拜三夫人九嬪有司奏禮皇后
聘以穀珪無妾媵禮贊之制詔曰拜授可依魏氏故
事於是臨軒使使持節兼太常拜三夫人兼御史中

丞拜九嬪
漢魏之禮云公主居第尚公主者來第成婚司空王
朗以爲不可其後乃革三夫人八嬪存長表獻皇司
太元中公主納徵以獸豹皮各一其禮豈謂婚禮不
辨王公之序故取獸豹以尊華其事乎
禮有三王養老膠庠之文饗射飲酒之制周末淪廢
漢明帝永平二年三月帝始率羣臣射養三老五更
于辟雍行大射之禮郡國縣道行鄉飲酒于學校皆
祠先聖先師周公孔子牲以大牢孟冬亦如之及魏
高貴鄉公甘露二年天子親帥羣司行養老之禮於

是王祥爲三老鄭亦同爲五更其儀注不存然漢禮
猶在

武帝泰始六年十二月帝臨辟雍行鄉飲酒之禮詔
曰禮儀之廢久矣乃今復講肄舊典賜太常編百匹
丞博士及學生牛酒咸寧三年惠帝元康九年復行
其禮魏正始中齊王每講經遍輒使太常釋奠先聖
先師於辟雍弗躬親及惠帝明帝之爲太子及愍懷
太子講經竟並親釋奠於太學太子進爵於先師中
庭子進爵於顏回成穆孝武二帝亦皆親釋奠孝武
時以學在水南懸遠有司議休於中堂

立行太學于時無復國子生有司奏應須復二學于生
百二十人太學生取見人六十國子生推鎗大臣
子孫六十一人事訖罷奏可釋奠禮畢會百官六品以
上禮記卷之六十一
漢儀季春上巳官及百姓皆禊於東流水上洗濯袪
除去宿垢而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以上巳也晉中
朝公卿以下至于庶人皆禊洛水之側趙王倫篡位
三日會天泉池誅張林懷帝亦會天泉池賦詩陸機
云天泉池南石溝引御溝水池西積石為禊堂本水
池探飲酒亦不言曲水元帝又詔罷三日弄具海西
於鍾山立流水曲水延百僚皆其事也九月九日馬
射或說云秋金之節講武習射象立秋之禮也

卷之二十一

第... 卷之二十一

第... 卷之二十一

第... 卷之二十一

第... 卷之二十一

第... 卷之二十一

第... 卷之二十一

第... 卷之二十一

第... 卷之二十一

第... 卷之二十一

第... 卷之二十一

第... 卷之二十一

第... 卷之二十一

第... 卷之二十一

第... 卷之二十一

第... 卷之二十一

第... 卷之二十一

第... 卷之二十一

第... 卷之二十一



頂... 結... 云... 煉... 金... 之... 滑... 精... 近... 胃... 換... 彩... 花... 露... 豔... 出... 本... 氣... 驗... 山... 立... 派... 水... 出... 水... 變... 百... 新... 容... 其... 律... 也... 以... 氏... 次... 日... 志...

